

# 飞跎全传

清 邹必显撰

## 序

演小说者多矣，或假忠孝以成文，或夸淫靡以乱悦，究之口前矛戟，满目荆榛，事不辨乎妍媸，自难谐夫雅俗。己趣斋主人负性英奇，寄情诗酒，往往乘醉放舟，与诸同人裘曼倩之诙谐，学庄周之隐语。一时闻者，无不哑然失笑。此《飞跎全传》之所以作也。书为同人欣赏，久请付梓，而主人终以游戏所成，惟恐受嗤俗目，不敢问世。昨因坊请甚殷，乃掀髯大噱曰：红尘鹿鹿，触绪增愁，所谓人世难逢开口笑，不独余悼之戚之。苟得是编而览焉，非拍案以狂呼，即抚膺而叫绝。若徒谓灵心慧舌，变化神奇，亦壮夫之所不为，岂有心无道之所乱容求媚者哉。余故于主人之刻是传，即书其所言，如此是为序。嘉庆丁丑孟夏上浣一笑翁漫识

## 第一回 猛古儿朝王进宝 石不透出世跳跎

词曰：

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黑铁生光；贫穷敛迹富轩昂，宇宙一般景况。

殷实人人敬服，奸巧个个提防。金多亲戚也惊惶，不枉人生世上。

却说只一部敷衍的故事，出在法朝末甲年间，天地元远之中。离京内出了一位王子，名唤腊君。他是腊月初八生辰，亏他空拳赤手就打下一座江山。十三岁走湖广，慢慢取了荆州，得了钻天句容、遍地徽州，又得了老不入川、少不入广的法儿。

原来这腊君是按上界兴火龙临凡。有一位娘娘姓应，名唤应氏人儿，按上界美人一定星临凡。一位太子，一位公主。太子名唤腊团儿，公主名唤大罗儿。有一位国丈，名唤应验过。那腊君全靠着左右一班的穷文富武辅佐。说得好：穷不失志，富不颠狂。那穷文的班中有一位不上相，名唤古怪，按上界惯会多星临凡；富武班中有一位不雅相，名唤杨梅广，按上界屎迷星临凡；有一位万宝不全书，会主谋的狗头军师，名唤百晓都知儿，按上界鹦歌鼻子称钩星临凡。率领着袖子里摔出来的御史，会说嘴的郎中，无名的总督，不受私不公道冲家的典史，灭门的知县，怀阎楼巡检一班官员。那富武班中有一位说谎都元帅，名唤哈里糊涂，按上界室大猪临凡；有一位尽盘大将军，名唤饕食精，按上界馋虫临凡；有一位叠肚子大老官，名唤包人穷，按上界没良星临凡；还有一位抓守备，名唤抓金豆子，按上界油透星临凡。率领着朱太尉。党太尉。青眼侯一班官员。

那日，腊君正坐无底殿，与诸臣说难入肺腑唧唧话，忽有报小嘴的启奏道：“今有大西洋红毛国野人，自称海外天子，差殿下猛古儿前来献宝进贡，还

有不言所表。”腊君听了，张开臭口吩咐：“见风下召传他进来。”

一时，猛古儿率同两个使臣，一名叫王见，一名叫余贝，上了无底殿。也不山呼也不万岁，磕了个数珠儿头，磕膝头儿当路走，两个眼睛不转珠偷眼朝上一望，只见腊君：

头戴一顶怒发冲冠，身穿一件劫龙袍，腰系一条硬担带，足下登一双圪桥三进履，一副密脸，两道乌眉，一双推巴眼，小小的一个细闷鼻，两个软耳朵，一张油花嘴，满嘴稀面胡。

当下腊君坐在上面，自言自语，没盐带酱，翻来覆去，细细看了不言所表。但见许多宝货是：掌上珠、挣家宝、金不换、夜明珠打呵掀、算盘珠儿拨拨动、金狮子、银喇叭、哼百两银子、哈十吊钱，还有许多现世宝。真正银子是白的，眼睛是黑的，将腊君都绕花了，肚脐上长菌子心花儿都开了，说了些支架子的大话，然后大模大样伸出腊手，将各样的宝货都倒盘收了。又要将猛古儿与王见留下陪伴太子，只令余贝走回本国。

余贝见势头不好，只得辞了腊君，不紧不忙，披星戴月回了本国，从从容容细细奏知海外天子。那海外多见树木不见人的地方，一听这些势压他们的话，不觉心头火起。说道：“可恨！腊君是个混账皇帝，腊手太重了些，我是好意进宝与他，他反将我殿下猛古儿与王见留下，真正是乌金纸放风筝——黑天之事。”气冲斗牛，慌令大臣蒋礼、蒋软同余贝到中原，一连讨了三回，就象是讨板阁落债一般，腊君仍是不放。海外天子只得聚两班不文不武官员商议。

内有一个红毛达子，名唤蛙番，应上界吵闹星临凡；还有南无僧、圆和尚、匾道士、刁里古怪、蒋硬、蒋软、蒋情、蒋礼、余贝等一同奏道：“臣等愿领本国满口兵，放过大西洋，攻取交关，打破离京，拿住腊君，夺回殿下，有何不可？”海外天子道：“我的兵微将寡，恐其不能致胜。诸卿有何妙策。”南无僧、圆和尚、匾道士齐奏道：“臣愿往反蛮国反蛮达子、倭蛮国倭蛮达子与苗蛮国杀不退的苗蛮三处借兵，同心合意，借刀杀人。”海外天子听了大喜，急命蛙番为怕老婆的都元帅，领一千二百个番星儿，二千一百个番万儿，五百个家达子；南无僧又带了徒弟行脚僧、淌来僧、游方僧、一众僧；匾道士又带了徒弟妙道士、廖道士、疯道士、二道士，又相约了三山五岳的门人前去犯边。不提。

且说中原有个交关，守将名唤会讨好。闻知此信，骑了一匹飞骨的流星马，赶到离京报知天子。腊君一听，大怒。有狗头军师百晓出班奏道：“臣夜观天象，见想空星照着离京，不久就要出世。主公何不委一二大臣前往交关，招军买马，未水先着坝，那时不怕他三国利害，那时杀得他煨刀焙剑，雷贺倪汤。”腊君准奏，随即封尽盘将军、饕餮精为退光侯，管理一应浙东、浙西汤水

事，同抓守备前去交关，招军买马。又命说谎都元帅哈里糊涂为先锋，不提。

且说想空星，却生在过君府少不如县一色杏花村，此人姓石，名信，字不透。娶了一房妻子混氏，小字叫个混世虫儿。他的丈人叫做混丈人，名唤混得过去。他的丈母，因年深月久迷失，不知所在。他的舅子名唤混三场，他儿子叫做石个个儿。这石信生来是一个钱虫，没窟窿钻蛆，忽然得了个牙疼不是病，请了一位好好先生，叫做贾大方脉，来家医治。好好先生用了一剂蜜钱砒霜，将钱痞虽然医好，背上不觉高出一块，竟成了一块呆肉。左脚又被人弄了个二起腿，却短了三分。故此人叫他个跳跔子。这跔子在家终日跳来跳去，家资越跳越多，跔子越跳越重，居然跳起住房一所、花园数间。又结交了许多酒食朋友，家中又寻来两个佣人，男的叫做石才，女的叫做口巧儿。他二人不要工钱，自吃饭，小心服伺大官人。

此刻跔子在家正在收拾房屋，于是吩咐匠人：“烦你代我用用佛口蛇心，样色莫上他人当。自古说道：好木头淌不到三坝里，三分匠人，七分主人。而且三根木头没有从圆眼里抽过，每每搬砖弄瓦，隔墙打子儿，一个钻眼里一根钉。”却好瓦匠吃晚饭，下扒了拖泥带水，偷梁换柱方将告竣。

那日，正逢房子成功之日，虽说是七分主人，到底有三分匠人，故此跔子意欲酬劳众人，再者也要谢谢好好先生。家人石才禀道：“此地如今添了个富家郎，他是不老城里的势利场中新搬来的，也该请他来顽顽。”跔子道：“添客不杀鸡。”石才又道：“请客帖子用甚的称呼？”跔子道：“就拿人大帖子概里眷叫弟，沿门散散就是了。”又吩咐陪面的厨子：“备早茶、中饭、晚酒，不论汤汤水水，肉埋在碗底里，听凭你一把盐、一把醋，花椒、胡椒、酸酒、臭肉油儿，买臭鱼，下得水淋鸡，蛇伏花子舞、马伏相公骑，随你如意办就是了。”陪面厨子开了一张黄牙臭口，叫声贤主人道：“你今日尝尝我的汤水，试试我的汤头。常言说的好：不经厨子手，总有酱腥味。就有斗大荸荠，土息气都不免，油儿、盐儿、长儿、短儿、荤儿、素儿都要合家，方能算得请客，只管放一千二百心。”于是，又吩咐叫个七辘班做他一本把把戏，按下不提。

且说请女眷，就是富家郎的妻子同秀四娘，再请王月保的妈妈做陪，还有滕姑娘、解姑娘，石才一一答应。这才是办酒容易请客难。到次日清晨，石才通报富家郎来了，跔子慌忙迎接，跨着门槛，摸着门桔子，只见来了四匹马。头一匹是硫黄马，上坐的是家人富足；第二匹是大头马，上坐着是富家郎；第三匹是儿马，上坐的是蔑片百家货；第四匹是假马，上坐的是看财童子。那富家郎有一个名字叫做洒钱公子，他的妻子叫做庄相儿，小姨子叫做庄憨儿，大舅叫庄麻龙子，二舅叫庄麻虎子，他的连衿叫做白赖，表字叫无耻，是脱空祖

师的门人，此系后话，不提。

且说富家郎到了跔子门首，下得那匹大头马，随叫富足将马牵过，把点水与他吃吃，权为软饱软饱。然后把大袖子一摔，大摇大摆闯进门来。见跔子就象弯腰的虾子一般，迎入后厅。正是：

酒食朋友朝朝有，患难之中无一人。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二回 跳跔子请洒钱公子 庄相儿会混世虫儿

诗曰：

何故跳飞跔，皆因没奈何。希图利上利，所以讹吃讹。

且说富家郎来到跔子门首，交代吩咐已毕，大摇大摆欲进大门。见跔子门口一座黑漆门楼，一篆都是打垣墙，原来是借沟出水，却不是引水入墙。两扇半关半掩的半开门，大门上贴了一副不长不短红面横空门当户对，上写着：

一命二运三风水，千伶百巧万通神。

门上一对门神，却是正月半买的，迟来了半个月了。门内摆了两张烂板凳，挂了一张紫不摆灯六扇挡人碑的屏门。

富家郎见了跔子，作了一个箍缸揖，遂摇摇摆摆大尾巴羊一样的走进来。到得二门口，二门上也有副遥遥相对，上写着：

各家门儿各家户，一分行货一分钱。

又贴了一副门神，却是里手外人。门堂里摆了一张冷板凳，坐了两个皮包骨头人，在那里喝阁漏水。对面供了一尊私占官街土地，虽是三分银子请的，反用七分银子开的光。望着身上亮日增光，到是照远不照近。常言说得好：当坊土地当坊灵。

富家郎又来到三门，又有一副对子，上写的：

驴驼钥匙马驼锁，酒养精神肉养膘。

也贴了一副门神，是苏州带来，活的细眉细眼。挤眉扎眼。看了一会，即同跔子行至恨厅，见厅上到是一梁抵一柱，上梁不正下梁歪。迎面装了十八扇大披大挂大眼眶的格子，上首悬了一块四方葫芦匾，写的“灵天表”三个大字。中间挂了一幅淡墨山水，左右一副与你不对，上写着：

秃柳经霜无限丫头搽薄粉，枯梅落叶几根光棍打抽风。

上首放了一张安分守几，几上摆了一只找金瓶，瓶内插了几枝眼前花。下首摆了一枝珞鼎，鼎内烧的自改自炭。当中一张打急桌，两旁十二张不得而椅。左右摆了四盆古松：第一不辞盆，里面栽的后首松；第二是面糊盆，里面栽的鬼念松；第三是打禽盆，栽的不放松；第四活扒盆，栽的是一棵茸嘴松。用的是鬼入泥，堆的是吃白石。

饱看一会，二人从新见过家常礼短，分宾坐下。石才捧过一个亮漆盘子，放了两个箸乎其钟，钟内安了一个挑春匙儿，又放了几个收梢结果，倒了两钟不吃两家茶。二人用毕，石信抬头把富家郎一看，但见他：

头戴一顶大头帽，生就了一副元宝脸，大大的眼眶儿，两个木套子耳朵，由来就是大手。大脚。大巴掌，身穿一件大袖飞袍，腰系一条斗油柯，足登一双草上飞登云履。

富家郎也把那跔子一看，只见他：

头戴一顶打闪化帽，帽子上撮红缨，名为缨儿不还帽儿钱；衬一件大明律的汗衫儿，尽是一身罪果；外加一件赊欠褂，披着老虎皮，两个金兀术的袖子；脚下套了一双皂靴，只有靴子啃袜子，哪有袜子啃靴子；腰系一条杈担带；长了一头的会作发；头脑也好，脚手也好，可以头顶上打个巴掌脚底下就明白了；额角旁两道急救燃眉，一对黑了头眼睛珠子都会说话，可以白眼对白眼；又生成一个摸鼻子，两个扯耳朵；一张寡嘴，嘴上长出许多护刷的胡子；退光漆的喉咙连热锡都吃得下去的；还有个恶舌头，惯会铎人，牙齿敲敲下来到有一大捧；两只不出手，指头都是短的，叫做手掌儿，看不见手背儿，又叫做：手长衣袖短，难见故乡人。又是手长的会打手短的；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一身顽皮，一肚子稻草，肚内还有撕碎六叶连肝肺，费尽三毛七孔心。

富家郎正看时，忽见好好先生同密同太也来了，又听见一班女眷也来了，早有混氏同王月保的妈妈出来迎接了。跔子夫妻好忙到厅前接客不讲。跔子邀好好先生、富家郎、密同太、鲍新鲜到书房内用茶。

且说女眷庄相儿、庄憨儿、滕姑娘、解姑娘等进了内室，礼毕，坐下。但见他家堂菩萨挂得高，供了一位抗囊菩萨，点了一对风前烛，摆了一个分金炉，到是千个菩萨一炉香。当中一张活桌，两旁六张不得而椅，房门口一副对句，上写的是：

但存夫子三分礼，枉费姑娘一片心。

走进混氏房中，但见梳桌上摆了一面昏头镜子，文具里摆了几副罗里罗梳，几张诸事齐篋，旁边摆了一对急求富柜，还有穿衣裳的架子。架子上描金箱子被销销，当中一张支架子床，挂了一顶一色花帐绕帐，两具转弯抹角挂钩子，一对肉子心里不得取枕，还有一床锦被盖牙床。床底下养了一只仙鹤，食到有得吃，只是不能抬头。又有邻居家爬过来一只癞蛤蟆，原是想天鹅肉吃的，却被跔子捉住垫床脚，如今躲在床底下死撑哩。

庄相儿等又到厨房，但见两个锅堂，冷锅里着一把，热锅里着一把，买了便宜柴烧了夹底锅。锅堂门口摆一捆乱劈柴，锅堂旁边摆一口油缸，又见一个人在水面上撒油花。

众人看了一会，仍到内室将混氏定睛一看，但见他：

梳了一个活切头，戴了几枝锦上添花，又戴了几枝油嘴打花；耳朵上一副牛筋抽就的富贵不断头双连环；内穿一件马龙袄子，一件麻布配销金，一件二八月乱穿衣；上加一件推衫子，可惜尺头短了些，故此裁衣不值缎儿价；下穿一条新鲜花的咬裙，因为八幅，故又叫个三五成裙；带子底下有人靠着吃饭，只是有裙子没裤子；脚下裹脚叫个鬼缠住腿；脚底板有三十几年的鸡眼，都忘记修了，原来是老羞变成怒。又见石个个儿穿条红裤子，好相个小官，在那块望呆。

按下内室之事不提，且说跔子引众人来到书房，但见左右一副对句，上写着：

屎棋肚里有仙着，矮子丛中选将军。

左边摆了两张加□□□，内放了一部新鲜文章，一部狗屁胡话，一部无谎不成词，一部饕劳谱，几张没底纸，一盒乱墨，一方花砚，几支未笔；右边贴了些名人的半边词与几首歪诗，又挂了一张小殷琴，一管大花箫；当中挂了一幅哪里画，桌上摆了一副离棋。屋下挂了一个麻笼子，里面养的郭雀儿，又叫个不是善八哥。

众人分宾坐下，石才捧上一样点心。富家郎喜的是五花糕，糕还是一个钱两块；又喜的细管儿糖，吃甜了嘴好叫人。贾大方脉喜的就口馒头，不争馒头争口气。百家货喜的是裹饺饵。蜜同太看着馒首，忍着饿，又说是哪块买粽子哪缠糖，提起来不象个粽子，捺倒了不像个糍粑，把一肚子糖都汰在鼻尖上，舔也舔不着。众人早茶吃毕，跔子便把窗子推开说亮话。富家郎道：“钱可通神，有钱得生，无钱得死；财奔大处，水望低流；和尚得钱经也卖，横财不发命穷人；自古穿不穷，吃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

贾大方脉道：“医得病，医不得命，目下四时不正要吃宽心丸与四和汤才好；刀枪药虽好，不割手为妙；到底哄杀人不偿命；有病终须发身，安不厌贫；虽然心病难医，就是遇见脓包，我也有药；捺他的头，总要箍拐上看脉，事从根上起。”密同太说道：“医生最忌的药箱跑老鼠，死马当做活马医。”鲍新鲜同百家货又说了些世态炎凉，平地起风波的话儿。跔子遂请众人游花园。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第三回 硬拦亭宴富家郎 七辇班做把把戏

诗曰：

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难得岁交春。今朝有酒今朝醉，都是龙华会上人。

且说众人随着舵子来到转得园，但见大大的一个心服情苑，好一派长流水。又有一座搭桥，过了搭桥，一路上都栽的是晚兰草。老眼生花。有几座空中楼阁，又有四座亭子，一座名为硬拦亭，一座名为软拦亭，一座名为大发雷亭，一座名为走起龙亭。又见不怯台。登草楼子。受不得阁。得福不阁。真真是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景。

春天有桃之夭夭，忙得有杏，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扶持，真乃是花对花，柳对柳。夏有里里莲花，还有栀子花、茉莉花。秋有算盘菊、美人菊、好菊、坏菊、盛菊、败菊、睹菊、吃菊、操淡菊。冬有二色梅，一名烧梅，一名乌梅，还有不清柏、不放松。千朵桃花一树生，立夏樱桃小样红。满园果品到是真的摘不掉，假的安不牢。周围总是移花接木，家花不如野花香。又有一塘烂冬瓜，瓜儿少，籽儿多。

众人走了些尽头路、之字路、三条大路、湿路、转路、闭塞门路。又上灯草楼子顽顽，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又有许多木竹，不图今年竹子，图来年笋，也不过青竹子啃青笋。游玩一会，舵子邀众人上硬拦亭吃饭。但见几双外筷，六样菜儿。百家货推推呆肉，富家郎在鸡蛋里头寻骨头，鲍新鲜认得肉埋在碗底里，故此衔着骨头露着肉，密同太是鱼也疼肉也疼，贾大方脉取出下饭狼头后，来一碗是一碗了，舵子欢喜分饭减口。

众人用完了饭，饭饱就弄箸了。舵子又与富家郎下了几盘不出棋，一个惯用小卒儿，一个惯用窝里炮，一个惯用双头马，一个惯用四不相。舵子将得将军来，富家郎将得将军去。两人还是和棋。

忽见女眷也来游园了，舵子最爱滕姑娘，富家郎最喜石个个儿，好好先生同鲍新鲜会意为媒，两下结为秦晋。不知不觉已到黄昏，众客俱在恨厅上看把把戏，酒饭两便，女眷都坐在内围屏之中。摆下萧太后筵席，是吃一、看二、眼观三。左边一席是富家郎、鲍新鲜、百家货；右边一席是贾大方脉、密同太，舵子相陪。又点起了多少灯，是人儿灯、走马灯、坐兀灯、散而灯、大放花灯、送子龙灯。泰州的没影儿堂子灯笼天天挂。舵子随请众客点了戏。

顷刻，戏房里打起半边鼓崩头板，吹起可以不箫，又窄起鼓边子来，请了苏秦斗了魔，打起锣来耍鬼跳。头一出是穿着木套子跳加官，废了力气不好看。

不提唱戏，且说左右席上一个乌碗，一把寒壶，一个慈杯，一双外快，大碗儿。小碟儿，却是圆底方盖菜，是七簋两道汤。舵子吩咐石才道：“只杯莽酒，何能吃得下去？不用热上赶热，只许一碗一碗的上。”但见第一碗是大尾巴羊，第二碗是捏杀了的鸭，第三碗是紫鹅儿，第四碗是不必蹄；上了一道汤是不丈汤，都是赊的，铤子片的粉；还有两盘点心，一盘是不伏烧卖，一盘是

闹包子；第五碗是受人鱼，第六碗是夹叉螺蛳，第七碗是落汤鸡。第二道汤是后添汤，里面放的五花茄子、六花心。又是两盘点心，一盘是复炉烧饼，一盘是烧枯的卷子。那大尾巴羊衬的是不为萝卜、不挑菜。

密同太吃了热萝卜，又烫了嘴，吐在地上被狗衔去。密同太道：“好块羊肉，可惜落在狗嘴里。我是不吃羊肉惹身膻。”鲍新鲜见捏杀了鸭内一肚子饭，认作饭店里回葱，又将子鹅儿认错了，认作昏头鹅。富家郎见了不必蹄，便肉多嫌肥了，只是拣精拣肥，又认作腊肉骨头，留着慢慢啃，那晓得是块扭嘴的骨头。百家货吃那受人鱼，认做活跳的鲜鱼惯死了卖的，望着密同太说道：“呆子看脸，买鱼看腮。”又吃到夹叉螺蛳，认做二道人吃螺蛳作下孽来了。又说：“螺蛳不知脑里弯。”跔子指着落汤鸡道：“这是落汤鸡，却不是饱汉不知饿汉鸡。再者，众人顺情吃好酒，将酒劝人终无恶意。请君试看筵中酒，杯杯只敬有钱人。”

又命石才从新增了一餐扳酸酒，上了九个鸳鸯碟。一碟没脚蟹配莫虾儿，一碟闷肫配扯蛋，一盘熬糟配嚼舌头，一盘意思肝配秋柿子，一盘时果儿配能豆儿，一盘榧子你嗒嗒配白果子你心，一盘苦桃子配乱里花红，一盘嫩笋尖配乌梅，一盘花瓜配胡茄。

富家郎见没脚蟹一壳儿黄，那莫虾子虾不动，鱼不跳；密同太忤着耳朵咬核桃；跔子捧个榧子你嗒嗒；贾大方脉回敬白果子你尝心。又看了十出戏，第一出，孟良打死焦光赞，自家人害自家人；第二出，宋江杀死阎婆惜，冤有头而债有主；第三出，取得经来唐三藏，取不经来行者当；第四出，好人好马投唐去，留下病鬼罗成守老营；第五出，张飞穿针，大眼望小眼；第六出，关老爷磨豆腐，人硬货不硬；第七出，程咬金数好汉，打在没上；第八出，黄巢杀人八百万，在数也难逃；第九出，猪八戒当地方把总，甲引丑了；第十出，武松的妈妈坐在山顶上，看着儿子打虎。戏已唱完，做戏的已丢过丑，不得下台，不能关箱。正是：

富翁一夜席，穷汉半年腥。

未知后来如何，一言难尽。

#### 第四回 混过去说悬天奥妙 支古今带跔子过溪

词曰：

摸头不着，摸尾不着，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真正屎棋肚里有仙着，混得过去为进着，混不过去苦你不着。

且说戏子丢丑，不得下台，不能关箱，多亏富家郎请出说情关箱，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众人正饮酒之间，忽见石才报道：“混丈人来了。”跔子与众人离席按名而入，通名报姓，入席坐下。

众人问他：“一向混在何处。”混丈人道：“我终日混得来混得去，混到顶壁之时，我又混回头了。”大家饮了一会酒，正是：

酒醉后来人，捉客陪主足。

足饮到天晓月亮，大家把胡子一抹，去了。跔子家里客散主人宽，混氏见了父亲混过去。跔子道：“小婿如今越跔越重，好好先生不能医治，将来跔到何日是了。”混过去道：“我闻得北方有个逼上红城，城中有个奥庙，庙里有位悬天上帝，神通广大，变化多端，你可往他，叫他教你个神仙方法。或者往不老城，投脱空师祖也好。”跔子道：“跳跔子的最怕脱空，我到底投悬天上帝的好。家中就交与你混时光，如若有人找我，就说我发广东财去了。”混氏问道：“多早晚去。”跔子道：“要去就去，拣了好日子没好天，改日不如撞日好。”混氏听见丈夫就要动身，慌说道：“你的没脚蟹，现在撑船摆里百草排，你可起下一个小名儿下来，再去。”跔子道：“不拘是男是女，叫他个石受，切不可拿铜茶匙开口，怕他铜气攻心。”混氏答应道：“晓得了。”当下一夜无话。

次日，混氏请了父亲混王，在走起龙亭替丈夫送行。备下嚼烂面，六个小菜：一碟是不干芥，一碟是没相干，一碟是老大西瓜子，一碟癞皮子炒咸菜，一碟是会打蒜，一碟是一包葱。三口子如意坐下，吃了些皮生面不熟，该债长见面，除去东西不见面，热屁股摧冷面。又砸了些生蒜有熟蒜无。跔子忙取一把可怜剑，一个黄草布搭包，一根流光棍，别了混丈人与混氏徜徉而走。

正值好优秋天气，又是得意之秋。一路上见些卖生姜。卖皂角的。卖皂角有的怜鹿为马，有的见兔儿放鹰，有的学乖的，有的卖呆的，有的吃苦的，有的讨便宜的，苦乐不均。跔子都悄悄看在眼里。

一日，正往前跳，忽见了一道初风头水，虾儿不动，水儿不响，难以作法，欲要别求生路，只因各处皆墙，而且错过此处无船渡。正在游移未决，却见远远一蓬乱稻草，里面有一个是人非人。跔子上前作了一个圈子揖：“望你指我一条走得路。”那知不是肉心人，却是一个石心人。跔子四面一看，旁有一块石碑，上写着：“不得过溪。”跔子要转弯，又无弯可转。正在水穷山尽之时，忽见滩下来了一老人。头戴手搭凉篷的帽子，身穿一件四季无衣，赤脚扒天在那里理金线。

跔子慌上前施礼道：“老丈在这里理金线，莫非想钓虾蟆么？”那老人抬头看见跔子，慌答道：“在下在这里钓歪，并不钓虾蟆。再者，取鱼不在浅处，要线儿放得长，鱼儿才钓得大。也要情愿上钩，自投罗网亦可。鲤鱼。鲢鱼一串穿，切不可买干鱼放生，亦不可点火烧鱼秧儿。”跔子道：“有一事相烦，老丈可能带过溪么？”那老人道：“你是何方人氏？过溪做甚么事？”跔子

道：“在下住过君府少不如县一色杏花村，姓石，名信，字不透。要往逼上红城，投悬天上帝。”那老人道：“原来就是跏翁，也是个有名人也。在下姓支名古今，插号寡话老人。你想往悬天上帝处，主意是好的，只是路走差了。”跏子道：“我埋着头走，故此走了之字路了，怪不得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望老丈将哪里来山，哪里来水，细细将路脚影说一遍，在下好洗耳静听。”支古今道：“要过钻山、打洞、没奈河、二番江、愁山、苦海、逼上梁山，还要山上挂了号，方得到逼上红城。既找我，我带你过溪。你且闭了眼，两不见面方好。”跏子依言，赶有头发的抓在手内。支古今带跏子走到中间，忽然将跏子在水中端了一端，跏子大惊，慌问：“何故？”支古今道：“带你洗个干净身子。”跏子忽见水中一个死尸，慌问：“这是何人？”支古今道：“你回头就不认尸了。”不知不觉已到干崖，跏子过河不湿脚。支古今道：“我也不远送了，你可走这一条正经路，切不可又走斜路。再者，冤家狭路相逢就不好了。”跏子别了寡话老人，走了些山高水远，见了些世态炎凉，却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猛然遇见一阵大雨，跏子慌赶到庙里来躲。正是：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五回 小家子会鬼奶奶 钻山上遇猛一冲

词曰：

要识窍，须忝教。乖不瞒俏，只怕那事不照。想把空心跏子跳，君子不夺人之所好。

做个爽爽利利人，莫要鸟吊。受人点水恩必当井泉报。

且说跏子赶到庙里躲雨，但见庙门上一副成双捉对，写着：

蛇钻洞儿蛇晓得，当方土地当方灵。

庙里并无神道，原来是立起庙来等神道。后面挂了一幅塌头的判官，左边一个瞎捣鬼，扯耳朵摸鼻子，右边一个活死人，说呆话吃呆饭，其余并无川广杂货。跏子看了一会，正值天已晴明，所谓过了庙儿不下雨，前人跟头后人把滑。此时，跏子心中大喜，不料，又遇了三日阴天，两日晴天。正走之间，已是西去的日头，前不巴村，后不着店。

远远望见一个小人家子。跏子慌赶到他家门首，见他屋檐甚矮。跏子想道：“在人矮檐下，谁敢不低头。”于是，顺手敲门。只见里面回到：“我家的人都不在家，若是该我家的钱丢下来就是，要钱的等我儿子回来还你。”跏子道：“我不是该钱、要钱，因偶尔过此，得来借宿。”只见里面一个老婆子将门开了，请跏子进去。跏子见他家一股寒气逼人，原来小家子虽无穷气，就有寒气。又见堂屋里放了一张虎尾凳，手中抱着不哭的孩儿。跏子上前施礼，那

老婆子问：“你到此何干？”跔子说了始末根由，又问婆婆尊姓大名。那老婆子道：“我家姓鬼，当家的叫个鬼不答，我叫鬼奶奶。”这跔子不听犹可，一听心中大惊。

但见他家里一团的鬼主意。鬼奶奶生得粗眉大眼睛，五色皮肤，一个鬼形：鬼头、鬼脑、鬼手、鬼脚、鬼张、鬼势、鬼头日脑、鬼魂朝天、鬼扎眼、鬼扯腿。身穿一件胡打死人过界鬼衣裳，当中挂了一幅鬼画符的鬼胡话。因便又问道：“几位令郎？令媳？令孙？”鬼奶奶道：“有两个鬼小儿，大鬼儿名叫鬼入泥，替人家代放猪儿、代放羊；小鬼儿名鬼念松，在黑漆衙门里当门户，叫做公门内好修行，目下出了个别脚票子顺代宝应差去了。大媳妇叫鬼榧子，是鬼门关上王三女儿；二媳妇叫鬼梅子，是打老桩铁鬼子女儿。巧媳妇难煮无米之粥，到丑媳妇免不得见公婆的面。大媳妇养了个不肉疼的孩子，名叫鬼见识，又叫个小鬼儿。还有一女儿，叫个鬼见愁，如今回鬼娘家去了。二媳妇现怀着鬼胎，在后边鬼推磨去了。”

跔子又问：“鬼不答在哪里？”鬼奶奶说：“他终日里鬼打混，如今鬼也不答，他躲着自捣鬼，往鬼庙子里哭去了。”鬼奶奶说完，将不哭的孩儿放在坐不稳板凳上，到后边煮饭与跔子吃。点起一个鬼放火，到是不多一会，生米煮成熟饭。这才是一番生，两番熟，那晓得老米饭都勒不成团。

鬼奶奶煮成了饭，走到天井里，支架子上酱缸里，茄子拣软的捏了三四个，不意失手酱缸推倒，跔子慌忙帮他来扶。鬼奶奶道：“酱缸倒了不妨，到是不要倒架子。”跔子道：“虽然如此，也要顾个大题缸儿。”鬼奶奶盛了一碗饭，拿了一双手尖眼快，跔子隔锅饭儿香，吃着碗里，望着锅里，三扒两噎就吃完了。鬼奶奶点了一张不省油的灯，请他安歇。跔子息了灯，将鬼奶奶望了几眼，方才睡下。鬼奶奶将鬼门关了，又上了鬼吹箫子，跔子一夜未曾合眼。真真是睡不着，嫌床歪，借人的被盖了自己脚。次日起的到早，却在被窝里耽搁迟了。鬼奶奶早送进一碗鬼食，却是定心圆子。跔子措手不及，吃了几个，辞别鬼奶奶望大路而行。

走不数里已到钻山，但见许多大树，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却不是今日浇水明日长大了的。也有黄柏树下弹琴的，也有树叶子掉下来怕打破了头的，也有石头望山里背的，也有大树脚下好遮荫的。人人有面，树树有皮。忽见一个樵子头戴一顶愁帽子，身穿披一片挂一片，背上挑一个千斤担儿，腰间别了把辣斧子。跔子慌忙上前施礼，道：“尊姓大名？”那樵子道：“在下姓名木皂，插号猛一冲，打柴为生。”跔子也自己通了姓名。猛一冲道：“原来就是跔翁，前面有个打洞甚是难过，你既是个有名人也，在下送你过去如何？”跔子大喜，便问：“长兄家住何处？”猛一冲道：“我家住在八乡底里

，乡里鼓儿乡里敲，随乡入乡。”说着，不觉已到打洞，但见过街老鼠、蛮牛、假打虎、落脚兔、癞乌龙、懒蛇、大头马、死绵羊、石猴子、斗败了的鸡、花斑狗、走廊猪，许多异兽，望着跼子张牙舞爪，大亏猛一冲方过了打洞。跼子别了猛一冲，非止一日，但见水阻去路，却是没奈河。跼子站在干崖上，垂头丧胆想心事。正是：

一文逼死英雄汉，老不离家是贵人。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六回 鲍发户勒马造桥 秧窝子耕田指路

诗曰：

杨花入水化为萍，蚯蚓逢时便作鸣。腐草为萤蛇跌鳖，奇奇怪怪世间情。

且说跼子来到没奈河边，思想一会，无处作法。忽然大路旁来了几匹双头马，马下挂满了掩耳盗铃。那马上的人说道：“快快造出一座桥来，让我们过去。”说罢便向跼子道：“台翁想必也是要过此没奈河的，还没请教尊姓大名？”跼子道：“正是要过此河。在下姓石，名信，字不透。”那人听了连忙下马，满面春风道：“失敬，失敬。在下叫鲍发户。”跼子道：“有一位鲍新鲜，可是一家么？”鲍发户道：“那是族兄。”跼子道：“尊府住在那里？要往何方贵干？”鲍发户道：“舍下住在不老城，只因坟莹里头树要大不得大，家里堂客脚要小不得小，故此前去买松树，找小脚。”跼子道：“尊府还有何人？”鲍发户道：“还有小侄鲍当家，小儿鲍不热、鲍为人。”

二人正在说闲话，有鲍发户的家人皮脸精高叫道：“倪家庄上有人！我们鲍老爷要造桥了。”只见倪家庄上倪三走出，原来倪三插号叫个壁虎子，平日最会应酬鲍发户，再者倪伏皮家管，当下听了皮脸精之言，连慌取了篾片，搭起一座软桥。鲍发户同皮脸精逢桥须下马，过了软桥。跼子就跟着跳过来。

跼子别了鲍发户起路而走，正走之间，只见东一块西一块，远远有一农夫，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一件短罗里罗蓑，牵着一匹齐黄州的牛，在那块耕田，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又听他口中自言自语的说道：“不冷不热五谷不结，常言耕田不离田头，不要东一犁西一耙，不然犁也下水了，耙也下水了。须要下些好种，那时收割方有七箩八筐斗。若遇见软敲硬地，用不得力气，还要丢了耙儿弄扫帚。晴天无力，切不可阴天驮稻草，越驮越重。”跼子慌上前施礼，那农夫放下脸来，一言不发。跼子道：“在下往逼上红城，不知从何路而去。望农哥指明。”那农夫道：“你原来是问路的，我只认你来借黄豆种的。我且问你，你往逼上红城做甚事？”跼子道：“在下姓石，名信，字不透，往逼上红城投师，想大大的发个广东财。还未请教农哥尊姓大名？”那农夫道：“我姓土名叫老儿，插号秧窝子。既跼兄到此，请到我家坐坐，舍下就住在

前头呆村。弄一碗王妈妈卖的迷魂汤你吃吃。”

于是，二人一路来，一路去，不无谈些寡话。打空拳费力，说寡话劳神，张家长李家短，处处弥陀佛，家家观世音，不男不女，不肥不胖。谈心不见路途遥，巴家路儿走得快，竟到了秧窝子倒撑门首。二人闯进内，分宾坐了。一会，但见他家一个小使推磨，那晓得他磨磨的本事没有，偷麸的本事倒不坏。秧窝子做了些夹糖饼子，好管待跔子。原来油不成油，面不成面，包的好长。汉儿有个白日跑老鼠，糠箩里跳到米箩里来，又是辰年吃到卯年粮。秧窝子道：“离此不远有座愁山，山上许多没毛大虫，吃人不吐骨头。”跔子道：“多谢指教。但是打虎是我的本行，不怕老虎三只眼，只恐老虎两条心。我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头发丝儿扣老虎。纵然虎头也有蛇尾，不怕他虎啃虎。”说罢，别了秧窝子，来到愁山。

这才是开门见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山长在天心云眼里，忽见一个人赶乌龟上山。跔子问道：“此处可就是愁山？”那人道：“正是。足下要好好的走，不可儿戏。”正是：

要知下山路，且问过来人。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七回 流光棍惯打老虎 贾斯文纸上拿桥

诗曰：

要做人上人，须吃苦中苦。喜的楼上楼，怕的虎啃虎。

且说跔子来到愁山，望前乱跳，忽见一只老虎张牙舞爪。跔子道：“畜生，你牙都黄了，你也睁开两个眼来看看，我是个吃人的人，你又来想吃起我来了！”说罢，取出流光棍，在老虎嘴里掰牙齿。忽见一阵狂风，就跳出一窝的老虎来。却是笑面虎、苍蝇虎、吃食虎、假老虎、瞎眼虎、装妈虎、出山虎、皮老虎、纸老虎，一齐围住跔子，跔子举起流光棍望吃食虎打来。老虎见不是他嘴里食，心就灰了，一齐退下。跔子又把纸老虎戳破了。忽见一只中山狼跳来，跔子前怕狼来后怕虎，胆颤心惊，望小路而走。也不管狼啃虎，虎啃狼。

但见一条盘香路弯弯曲曲，早跳过愁山，坐在石头上喘喘气，又将流光棍收在昧心前。歇了一会，远远听见有人哼。跔子起来一看，只见一人头戴一顶歪戴帽子，斜插花，身穿一件无欠褂，手拿一卷抄旧的文章。跔子便上前问道：“先生还是念的绕门经，还是念的歪嘴经？”那人回道：“非也，我是念的新鲜文章。台翁尊姓大名？何由至此？”跔子说了姓名，又说前去投师的原故，又问那人姓名。那人道：“学生姓贾名斯文，草字谦恭。”跔子道：“有一位贾大方脉，可是一家么？”贾斯文道：“那是族兄。”跔子道：“尊府住在何处？家内还有何人？”贾斯文道：“舍下离此不远，同马家同住一庄。家内

还有舍弟贾大老官，舍侄贾在行、贾停当、贾至诚等人。台翁何不至寒舍一坐？”跏子道：“再拜府罢，如今就要一拢十八家。宁卯一庄，不卯一家。但是，前面是何地方？望乞指教。”贾斯文道：“前面是二番江，江上有座拿桥。”跏子道：“我最喜拿桥。”贾斯文道：“不是轻易拿情的，要扭弯捏窍。上了桥速速而走，又不可跨大步，如若跨了大步，恐怕绊脚索绊了脚，那时可就了不得了！”说罢，拱手而别。

跏子走到二番江，但见：无风三尺浪，水性杨花。连忙上了拿桥，扭弯捏窍走了一半，步子不觉略跨大了一步，却被绊脚索绊倒了，将身子失脚落在水中，幸亏两个耳朵刮住。所以人上桥时不看顾，人下桥时就难了。跏子正在难处，忽然岸上来了二人，跏子喊道：“我浑身下了水，只落了一张寡嘴，快来救我。”那人伸手在跏子头上只管摸，跏子道：“这是为何？”那人道：“我要赶有头发的抓。”说罢将跏子往岸上一掬，跏子就仰在地下，双目紧闭。

那人说道：“先前是个活的，此刻就不动了。”又有一人说道：“此人白水吃多了，须要拿钱来试试他，叫做钱短人意长。”那晓得跏子见钱眼就开了。开眼一看，但见两个和尚。跏子此刻满口衔冰，说不出个水字来。过了半天，方问：“二位长老是何法号？”那和尚道：“贫僧叫个圆和尚，这位就是师弟扁长老。”跏子闻言，慌拜谢救命之恩。二僧上前来，又问跏子尊姓大名，到此何干。跏子说了姓名，要到奥庙的话说了一遍。二僧道：“悬天上帝之处，路既难走，却又不是个长法，依贫僧别有商议。今日已晚，且到荒庵想心寺里权住一宿如何。”跏子依允。正是：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八回 圆和尚管待石信 跳跏子最怕脱空

诗曰：

五百年前是一家，东挪西借与驮拿。四海之内皆兄弟，不俱僧道总权权。

且说跏子随了圆和尚、扁长老来到想心寺，跏子先进山门为大。但见，一座天王殿，殿上供了一位糯米菩萨，两边站了铜金刚、铁罗汉。跏子走过天王殿，来到代人殿，殿上供了一位张王沟的菩萨，旁有一副对句，上写着：

无事不登三宝殿，每日清晨一炷香。

又看左边挂了一个木钟，右边悬了一口皮磬。殿中有个韩和尚，在殿里时刻撞木钟，这才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在家闲和尚请到一员僧。殿中一尊借花现佛，虽然装头盖面，却是泥塑木雕。跏子只认得睁眼的金刚，却认不得闭眼的佛。此时不看金刚看佛面，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才晓得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炉香。

跏子便与闲和尚见了礼，又到后边看看，半截观音旁边摆了一支爱富嫌瓶，瓶内插着一枝叉鸡剪柳。跏子上前拜了二十四拜，拜到二十三拜上，口内便说道：“只求菩萨发个假慈悲，好杨柳枝儿大家洒洒！”

拜罢，但见左边是个善门难开，右边是个公门，叫个公门里头好修行。少顷，摆出饭来，却是乡里人不识盂饭，都是饭团子。又摆出四样素菜：一样酱缸里茄子，一样有益无笋，一样快刀打豆腐，一样豆芽菜没捆儿。跏子用过了斋。原来寺中先是一个和尚挑水吃，后来两个和尚抬水吃，如今三个和尚倒没水吃了。

有圆和尚、扁长老望跏子说道：“今日相逢足下，三生有幸。俱是龙华会中人，你也不必投悬天上帝处。这边有个不老城，城中有一位脱空祖师，门下许多弟子，明日就是说法之期，可以说得天花乱坠，有影无形。常言道：东方也是佛，西方也是佛。不如归依了他，胜似悬天上帝。”跏子又道：“在下是不归依他的。常言道：和尚得钱经也卖。衣冠禽兽、佛口蛇心依佛法要饿死了，依王法要打死了。斋僧不饱不如活埋。况且跏子最怕脱空，一到脱空时就不能跳了。”圆和尚、扁长老道：“不妨，不妨。脱空祖师有许多回债良方，可以说出一朵莲花来，只当他藕吃多了。自古烧香不如还俗债，再者贼要考，债要讨，有借有还下借不难。”跏子道：“若不是二位长老在水中搭救，我也不得此想心寺，况且做和尚就要剃了头发，打盂饭穷出主意来，光头滑脑抓拿不住，还能跳跏子么？”圆和尚、扁长老道：“我等劝人终有益，前边有一苦海，甚是难过，叫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跏子任他风波起，只是不开船。圆和尚、扁长老再三相劝，跏子只当耳边风。众和尚见跏子不肯，正是：

满堂僧不厌，一个俗人多。

就请跏子安歇。于是众和尚念起歪嘴经来，拜起咽喉子忏来。尽蜡烛念经把木鱼子敲破了几个，真正癞和尚做不出个好斋来。圆和尚私下望扁长老说道：“我们不必苦劝他，他纵然依允，也是强拿和尚捏角儿，那时就进了山门，杀和尚有了他没有我。”一宿无话。

次日早间，跏子别了众僧，又走些之字路，路不平旁人铲。又过三个黄梅、四个夏。那日正朝前跳，会见三个人生面不熟。跏子上前请问三人姓名，那人回道：“在下姓白，名赖，草字无耻，住通州谎县一溜街。这就是两个舍舅，一个叫庄麻龙子，一个叫庄麻虎子，同在脱空祖师门下，学了许多回债的方儿，今特归家回债。还未请教先生尊姓大名。”跏子说了姓名，三人大吃一惊，道：“原来是个时人儿，失敬，失敬！”跏子道：“大哥何不将回债之方说与在下听听？”白赖说道：“家师有四句偈语道：不管海枯并石烂，休言沧海变桑田。任他来世为驴马，主张拿定不还钱。”跏子一听，点了一点头，便与

三人分别。白赖归家回债，庄麻龙子、庄麻虎子前去投军，跔子往逼上红城。正是：

庸人自有庸人福，终日昏昏瞎打缠。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九回 老湖划子过苦海 逼上梁山陷火坑

诗曰：

为人莫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穷居闹市无人睬，富在深山有远亲。一两黄金四两福，春宵一刻值千金。

且说跔子虔心虔意要往逼上红城，别了白赖等三人，非止一日，已到苦海。只见无边无岸，一浪一个猪头，许多江柴在那里挡住口子。跔子此时前又滑，后又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远远见三只大船泊在海内，一只盐船上，一只米船下，一只破船多揽载。都是行船走马三分命，船在江心补漏迟。

又见一只老湖划子，船上一根扒桅，桅上一面喜相逢，船上的人拿着一根远跑篙，后边七艄公八水手。跔子想道：“要过苦海，非老湖划子不可。”便高声叫道：“船上的大哥听着，我要往逼上红城去投师父，大哥带我过海，重重相谢！”那船家见他一个孤客，心花儿都开了，便问道：“你是个甚么人？”跔子说了姓名，又问船家姓名。那船家道：“我的名字叫个伏水龙，又叫个海里混，我兄弟叫个伏水毛。你若要过苦海，我便起个好锚，带个好舵，我卖一个钱气力，你便把一个钱。”跔子于是道：“你还愁海龙王少宝。”上了老湖划子，海里混遂拿起远抛篙，将撑开船头就如一阵羊见风。跔子也就学仙三分，真是任他风浪起，稳坐钓鱼舟。那海里混顺水行舟，不会撑船专会带舵。顷刻间，早到了干崖上，跔子连忙跳上。海里混道：“快将船钱拿来。”跔子道：“钱在屋篷上拿。”海里混道：“我们费了一个钱气力，话到说了两长船，直是我们的血汗劳，你不把钱，你专会说跔话，可晓得我们是个老湖划子，不是好惹的。”

说罢，望着跔子就是一偏手，跔子拿他拳头，杵他嘴，摸掐他的养血骨，把海里混打倒，将身一跳，走了许多相缠路。忽然脚下画了一个十字，身子早下了火坑。只听得一声锣响，林子内跑出许多不打脸的强盗，把跔子提出火坑，连头带尾绑了，拖到剥皮亭。上坐了两个没收成的眼子王，一个叫做殷发，一个叫做杨遣。到是杀得人救得人，就生得强盗形象，不在人伦之中。在下有两个偷毛贼的小伙计，扯着跔子不出手。眼子王问道：“你何人？为何至此？快快说来！”跔子战兢兢说了些本心话，又说了姓名。殷发、杨遣道：“原来是跔兄。”遂离了不在其位，亲解其缚，命他坐下。跔子问道：“二位如何晓得在下？”杨遣道：“目下时作跳跔子谁不知道！你我可以六大头拜

弟兄。”遂去请张长子、李矮子、皮罄儿、邱大混，还有蒋胖子，一齐换个帖子。随时办下萧太后筵席，摆下了一杯水酒。顷刻，里里外外齐到。正是：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大众齐与跬子相见，遂为兄弟。于是摆酒接风。杨遣道：“贤弟学了武艺，何不在敝寨坐个天高皇帝远？大家都有好处。”跬子道：“大哥不与愚弟结拜则已，既已结拜，愚弟有一言相劝，自古道：强盗没有个庆八十的。”众人笑道：“那是。罢了，外人只看见强盗吃肉，却未看见强盗受罪。”跬子又说到：“待愚弟学了武艺，前去交关投军，倘若得一个塌头判官，再来请众位兄弟改邪归正。”众人点点头道：“谨遵台命，我们耳听好消息。”跬子吃了一回酒，当晚就在山寨安歇。次早，跬子别了众人，众人送跬子下山。跬子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众人依命回山，不提。

却说跬子过了逼上梁山，走了一日，远远望见机关。但见关门紧闭，无人来往。跬子此时大马指头巴耳朵，不得入门。正是：

侯门深似海，狭路遇冤家。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十回 佛眼神仙机关挂号 悬天上帝奥庙收徒

诗曰：

打折膊子朝里弯，隔层肚皮隔重山。长江后浪催前浪，多少旁人冷眼看。

且说跬子来到机关，见关门紧闭，水泄不通，跬子慌取了一块跑石头，往上一撞，不然而然的就开了。却原来是石破机关。跬子大喜。早有悬天上帝的首徒佛眼神仙在此等候。但见他背着两个葫芦，一个是依葫芦，一个是画葫芦，却不知他葫芦里卖的甚么药。却原来专在此地代人挂号。

跬子只任葫芦不任破，慌上前大袖子一摔，将短表说了一遍，然后请他挂号。佛眼神仙道：“我是天地元黄轮流，你如今却知不是天字号，不是地字号，却是个元字号。”跬子遂与佛眼神仙望奥庙而来。跬子沿路问道：“悬天上帝有多少法术，望师兄一一指明。”佛眼神仙道：“家师三教九流，诸子百家。能使人思衣得衣，思食得食，脱皮换骨，软里犯硬，硬里犯软，无事还想个凉月边儿吃吃。我奥庙之中包罗万象。”跬子听了心中甚喜，不知不觉已到奥庙。但见左右两个石狮子，都磨出屁来了；山门上一对铜环，一个叫托情环，一个叫屈情环；山门里立了许多一路神祇，却是马浪神、耳报神、张柳神、黑杀神、凶神、救命星君、散火星君、退财土地、地里鬼，都是泥塑木雕，满堂神圣。

佛眼神仙引跬子至后边一骨洞内，但见偷梁换柱，画落天宫，与前边大不相同。又见悬天上帝坐在一块不相石上，左边一对邱鹤，右边两只劳鹿。跬子

磕了个数珠儿头，道：“弟子是过君府少不如县一色杏花村人氏，姓石，名信，字不透。特来投师，愿在门下做个小卒儿，好去发广东财，断不敢教会徒弟打师父。”悬天上帝在上，眉开眼笑道：“你有何能，前来投我？”跔子道：“弟子会跳跔子，因为越跳越重，做了一个废人，故此前来医治。”悬天上帝道：“人来投人，鸟来投林，心好强如吃斋，命好强如学乖，既来之则安之。”跔子见悬天上帝依允，拜了师父八拜，侍立一旁沉耳静听。

悬天上帝道：“跳跔子，有十样规矩，你自然是知道的？”跔子道：“弟子实在不知，望师父指教一二。”悬天上帝道：“跔子跔子一，初跳跔子不费力；跔子跔子二，不在今儿在明日；跔子跔子三，跔子寻人过关；跔子跔子四，跔子由来没正事；跔子跔子五，跔子跳得实在苦；跔子跔子六，跔子跳得只是哭；跔子跔子七，只要跳得饭来吃；跔子跔子八，全凭会相空心法；跔子跔子九，见事不谐须要走；跔子跔子十，跔子跔得逼勒直。以此十条，你须熟记肺腑，每日五更头里想一想。”

跔子听了大惊，道：“弟子本不愿意跳跔子，师父可代弟子速速医治，免得后来受累。”悬天上帝道：“你是个非凡的人，应上界想空星临凡，将来强爷娘胜祖宗，凡事不可行也。不要逆天行事，我代你医好，怕的是医了跔子损了腰。不若我教你几件好武艺：一要枪长马快，二要快刀杀人，三要嘴码子燥，四要人前识窍，五要八面捏拢，六要假装公道，七要见风挂牌，八要看风下笊，九要漆操漆光，十要不谐脱掉。我再教你软尖刀五遁三除，眼睛珠儿会说话，好去投军。”跔子听了，喜得在地下打了八九个滚，心花儿都开了，走也不是，坐也不是，没有一个住成窝。悬天上帝道：“自古六耳不传道。”正是：

为人在世莫愁烦，坐在家中待时到。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十一回 授武艺吞丹生两翅 传遁法炼眼用神砂

词曰：

心好强如吃斋，命好强如学乖。万事不由人作主，一生都是命安排。

且说悬天上帝，引跔子至有天没日头的所在，但见七颠八倒许多坏缸在那块。悬天上帝道：“带你来看看缸口如何。”便一个个的指道：“红的是霞缸，黑的是墨缸，香的是梅缸，臭的是坏缸，软的是皮缸，硬的是铁缸，你可熟记在心。随机应变，就有多少妙处，你就一生受用不尽。”跔子暗暗点头，初而肉麻，继而肉跳。那悬天上帝遂取出一粒宽心丸，谁知上帝忙中有错，拿了一粒直死必温丹，教跔子吃。

跔子一口吞下，周身就象脱皮换骨的一般，悬天上帝见跔子变了象，慌忙

又教他门面拳、利身拳，又有一着偷拳、空手勒空拳，全要手尖眼快。手长要打手短的，打人莫过先下手，扭他的疼指头。打得进去只管打，打不进去就带舵，要紧！

悬天上帝又命跼子到兵器房取他心爱的兵器。跼子来到兵器房，但见支架上许多兵器，第一是急三枪，第二是软尖刀，第三是可怜剑，第四是尖头棒子，第五是包鞭，第六是伤了铜，第七是擂锤，第八是神仙一把抓，第九是倒叉子，第十是流光棍，十一是辣斧子，十二是寸步流星，还有硬弓暗箭。

跼子上前取了一把软尖刀来见上帝，道：“可怜剑、流光棍是弟子学过的，其余兵器弟子都不爱他，惟有软尖刀，请师父教我。”悬天上帝接刀在手，道：“此刀比不得鬼头刀、劳刀，须要用心学他才好。虽然杀人不见血，也要杀得人、救得人。”于是，跼子舞了一回。

跼子又求上帝的灵丹妙药，好长翅膀。上帝依允，取了一粒灵丹妙药与跼子吃。跼子连慌吞下，登时喀喳一声响，左右长出两个肉翅来，跼子大喜，慌望上飞，忽然跌下。上帝道：“畜生，巴得高跌断腰，毛还未干到想飞了！”跼子磕头请罪。上帝说：“你今有两翅，无事不可乱飞。”又命跼子闭起眼来，上帝取了一副鸟豆子，代跼子换了眼睛，说道：“我这豆儿是在分金炉内炼过的，见人可以说话，又能在石灰箩里翻眼睛。眼睛是黑的，银子是白的。”跼子听了一会，睁开两眼，果然比前大不相同，可以人的骨髓都看得见，又能水底照三尺。

上帝遂吩咐跼子道：“前有一座交关，关内有一位会说谎的都元帅，名唤哈里糊图，你是上应天星，速去投军，退了红毛达子，那时封你跼王，名留后世。”跼子道：“弟子倘若遇见吃生米的，有爬不过的山、杀不退的苗蛮，如何是好？”上帝道：“也罢，我传你三把神砂，随机应变，非急难之时，不可乱用。所谓：看什么人用甚么药。再赠你几个云旦，好去托散人。”跼子领了神砂、云旦，又说道：“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还遇恶人磨，倘法都被人破了，又待如何？”上帝道：“人果都破了你的法，我再传你二样遁法：一名谎遁，一名屁遁，到了金命火命跑个没命，再行此法。”正是：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十二回 应天星投军考箭 打擂台收马演刀

词曰：

奥妙学得精，日里翻跟头，夜里竖滴星。不怕你有神仙计，一见标枪面，自然五花肠子六花心。

且说跼子学了三遁之法，悬天上帝便令他起程。跼子就在地下撮土焚香

，拜了八拜，别了上帝，一翅飞到交关。想当初走了多少盘香路，如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才晓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跏子正在云里雾里，早见一座泼头营摆在面前。跏子慌落将下来，将手一拱，笑容满面道：“列位朋友请了，在下特来投军，望禀明元帅，感恩不尽。”兵丁见他是个跏子，跳来跳去，不觉大笑，道：“三分不象人，四分到象鬼，你也前来投军！倘若带你到大排场交战，不要被红毛达子笑死了。况且我们军已招齐，连日操三歇五。今日抓守备现在看操未回，你快家去抱孩子罢，我们用你不着，不要耽搁你！”跏子听了七嘴八舌，敢怒而不敢言。遂又虚心下气说道：“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我曾学过一身武艺，神鬼莫测，烦你代我通报一声。”众兵道：“你既有武艺，何不显个手段？我们看看就代你回。”

跏子道：“这有何难。”说罢，便将两翅一展飞在空中。众兵见了，齐声喝采，跏子轻轻落下。早有抓守备看操已回，见众兵丁围住一个人在那里嘈嚷，便问何事。众兵慌将跏子带上，说了一遍。抓守备说：“目下军已招齐，不日就要倒起干戈，既是你有许多武艺，我代你禀明元帅，看你的造化如何。”说罢，下了高头马，进营逐一禀明元帅。那哈里糊图心中明白，想必他就是想空星临凡，吩咐好好传他进来。抓守备道：“据末将愚见，今日不必见他，教他明日在大雷堆上伺候，好看看他的武艺，何如？”元帅依允。

于是，跏子次日清晨，先到大雷堆等候。早见哈元帅与尽盘将军。抓守备大队人马坐在帐内嚼大头蛆。跏子上前参见，说了名姓。元帅道：“你的弓箭如何？先考你的弓箭。”跏子答应一声，取了硬班弓，左右开弓，搭上不省箭，认着靶子射去，箭箭着靶。元帅道：“你的弓箭果然精熟，右边有一擂台，不知你可敢去打么？”跏子答应一声，轻轻的跳上擂台。台上有位教习，名唤裴小心。跏子但见那台不是造的，却是坏鬼搭的。台中有一大言牌，上写着：

赤手能打虎，空拳惯放羊。

这裴小心见来了一个跏子，欺他是个残废人，那里把他放在眼里。见面就是一撒手，跏子捏住他的疼指头，便拿他拳头杵他嘴，然后把脚一伸。众人都说跏子别了脚，那晓得他是二起脚。那裴小心搪受不起，跌下台来。元帅见了，暗暗欢喜。元帅待跏子却与前大不相同，满面春风。“你既打败了裴小心，你的武艺自然是好的，但不知你善用那样兵器？”跏子道：“十八般兵器件件皆精，最喜用的是流光棍、可怜剑、软尖刀。”元帅问：“你可有坐骑么？”答道：“没有。”元帅慌吩咐抓守备带他到马监内，听他拣选一匹坐骑。

抓守备答应一声，急忙引跏子来到不落槽。但见假马、野马、儿马、等马、大头马、双头马，许多马在那里。跏子指着一匹道：“这马叫甚么名字

？”牵马的又道：“这是一匹飞跑一溜烟的硫黄马，性最猛烈，并无人骑。”跔子道：“待我来试试他看。”说罢，取了一副散马笼头，一副软申柯，待马套起，然后骑将上去。真真：

人是衣装马是鞍装，是马有三分龙骨，是人有三分仙气。并不马高镫短。

于是抓守备带他来见元帅。元帅又赏他一顶吃得盔，一副不慷慨。命他舞刀，跔子依言。但见他软里犯硬，硬里犯软，把人眼都看花了。舞罢，又飞了一回。元帅大喜道：“倒看不出你来哩，武艺又好，又会远走高飞！本帅不日就与红毛达子交战，自古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可拿令箭一枝，代我各处催粮。”

跔子答应一声，领了令箭，带了鸡毛鹿足文书，将两翅一展，飞到半空。先飞到鲍发户家，借了许多粮草；又飞到逼上梁山，劝殷发、杨遣改邪归正，前去投军。然后，到各处催粮去了。

且说海外天子传令三国速速进兵，先令本国元帅红毛达子先打头仗。红毛达子领命，在交关外扎了一个虎皮寨，前来交关讨战。早有报晓的报知哈元帅。哈元帅领了巴高、巴杰、抓守备、庄麻龙子、庄麻虎子，出了交关，过渡放了三个流浆大炮，扎了三个混帐。慌问：“那位将军前去会战？”一人应声而出，道：“小将愿往。”正是：

交兵理应冲头阵，临敌还须不脱逃。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十三回 绕花枪何能久战 辣斧子自己关门

词曰：

过桥拆桥，画地为牢。欠债常会面，买卖论分毫。

且说哈元帅看那将官，不是别人，却是先锋巴高是也。哈元帅大喜，慌令取一枝冷箭与他。巴高接过冷箭，插了两枝顺风旗，带了五百短枪手，出了泼头营，来到大排场。脑后放了三声窝里炮，打了一阵撮捧鼓。上了双头马，提了急三枪。但见红毛达子怎生打扮？

头戴一顶吃得盔，身穿一件红布衫儿，坐一匹异怪兽，提两柄辣斧子。

红毛达子道：“来将通名。”巴高道：“吾乃说谎的都元帅哈里糊图帐下左先锋巴高是也。你快通名来。”红毛达子道：“我官拜怕老婆的都元帅哇番是也。吾国好意进贡与你那混帐皇帝，为何反将我殿下留住？今日好好送出，万事干休。不然爷就反过脸来，任你五马上将，杀得你家门清净，人口平安！”巴高一听大怒，举起急三枪望他面门就刺。那哇番并不躲避，巴高一连刺了三枪，那红毛达子脸上并戳不透，巴高大惊。

哇番坐了异怪兽，便将左手辣斧子一举，巴高慌拿急三枪架住。哇番又将

右手辣斧子一举，巴高抵挡不来，伏鞍而败。哇番一直赶到泼头营，大亏冷箭手射住。巴高进营请罪，元帅大惊。有副先锋巴杰见哥哥败下，气冲牛斗，禀明元帅，上了波儿马，提了燥挠子出营。两下通名道姓，巴杰就是一燥挠子，哇番举起斧架住，实到搭着异怪兽。哇番大怒，奋力抵挡，两下杀个对手。真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战了五十余合，忽然哇番一斧砍中巴杰的波儿马，那马将巴杰跌在地下。巴杰跌倒，不放手抓了一把泥，兔子是他亲孙子跑进营来也。在元帅面前请罪，元帅道：“胜负兵家常事，何罪之有。但是，哇番连败我二将，叫我出马不利，实在可恶，待本帅明日亲自会他。”众将道：“元帅说得正是。”一宿无话。

次日平明，哈元帅带了庄麻龙子、庄麻虎子，骑了一匹双头马，拿了一根绕花枪，早见哇番带了许多家达子迎上前来。两军相对，哈元帅就是一顿绕花枪，把哇番眼都绕花了。哇番也还他一阵辣斧子，哈元帅招架不住，败下阵来。还亏庄麻龙子挡住哇番，到是庄龙象龙。哇番笑道：“是龙也要扳下你角来。”庄麻龙子大惊，险些被他扳下角来，又亏庄麻虎子挡住哇番，到是庄虎象虎。哇番笑道：“是虎也要敲下你牙来。”庄麻虎子大惊，险些被他敲下牙来。

二人一齐败下，哇番随后赶来。哈元帅领众将败进交关，哇番一直赶到关下。但见关门半掩半开，哇番不晓得入门诀，举起辣斧子在关门上一顿乱劈，只听格喳一声，关门反自关了。却原来是会用辣斧子的人，每每自己关门。哇番见门已紧闭，只得打鼓回营。

且说哈元帅领众将败进交关，有尽盘将军接入。忽见报晓鸡上帐，禀道：“今有催办粮草的飞驼子已赶紧催完粮草，在外候令。”哈元帅一听驼子回来，不觉眉花眼笑，道：“快快传他进来。”正是：

恼闷愁肠瞌睡多，人逢喜事精神爽。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十四回 大排场飞驼得胜 葫芦套苗蛮麇兵

诗曰：

葱蒜芫姜韭，荷叶莲子藕。裹脚袜套靴，神仙老虎狗。

且说驼子上帐，缴了催粮的令箭，又带引殷发、杨遣来见元帅。元帅吩咐将二人入了卯簿。驼子便问：“连日交兵，胜负如何？”哈元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驼子一听大怒，慌忙上马，越关而过，一马冲出沙场。那红毛达子哇番抬头将驼子一看，但见他：

头戴一顶装脸面吃得盔，身穿一件牛筋铸成发慷慨，外加一件护身披遮前后的老虎皮，束一条硬耽带，登一双靴裹靴，挂着硬弓令箭，藏着云旦、神砂

，脚底下可以跳得过乾坤圈套，坐下一匹点不着的硫黄马，手提一口杀人不见血的软尖刀，肋下长成两翅，一生惯跳飞跔，千灵百巧，按上界想空星临凡。

红毛达子看罢，大笑道：“你是个残废无用之人，也来交兵打仗，速速通个名来。”跔子道：“我乃哈元帅帐下跳飞跔子的石不透是也。”红毛达子听之，大怒，举斧砍来。两人一往一来，难分难解，真正是刀砍斧凿。跔子忽然举起软尖刀，砍得软里翻硬，硬里翻软，刀刀见血。哇番心慌意乱，早已剁下一只手来，伏鞍大败。跔子生怕热血溅在身上，把硫黄马一夹，随后赶来。杀了许多家达子，杀得哇番四分五落，认草不真。哈元帅见跔子得胜，也领兵杀出交关，如天崩地裂的一般。

哈元帅吩咐道：“为人在世，赶人不可赶上，如若赶上必有损伤。”众人闻言方才收军回关。哈元帅代跔子上了功劳簿。人是最势利的，见跔子得了大功，都来奉承。

且说红毛达子哇番伤了左手，连夜过海，忽见番星儿报道：“今有三国人马俱已到齐，离此不过三二里。”哇番一听，大喜，催马迎上。第一起是倭蛮达子，名唤哇乌打乌；第二起反蛮达子，名唤穆信糊涂；第三起苗蛮达子，名唤一等哈哈番，又叫杀不退的苗蛮；更有军师南无僧带领徒弟一众僧、行脚僧、淌来僧；又有主谋廖道士带领徒弟偏道士、俊道士、二道士；又有三姑六婆，一个叫脱姑，一个叫换姑，一个叫现姑。大家相见已毕，一同过海，仍在大排场扎了一个虎皮帐。

哇番将交战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南无僧道：“列位不必着急，待贫僧施个妙策。”众人问甚的妙策。南无僧道：“据元帅所说，这个跔子，只可智取不可力敌。贫僧一路看来，见有块绝地，名为葫芦套，此处可以埋伏。请倭蛮达子哇乌打乌带领一千二百个番生儿，在葫芦套左边埋伏；请反蛮达子穆信糊涂带领二千一百个番万儿，在葫芦套右边埋伏；请苗蛮达子一等哈哈番带领三千四百个杀不退的苗蛮，在葫芦套口埋伏；请红毛达子哇番带领一千个家达子，到大排场挑战，许败不许胜，引那跔子入我葫芦中，任他强神恶鬼，也要叫他打个寒噤。”众人听之大喜，一一遵命而行。正是：

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里捉金乌。

且说跔子胜了一阵，心中大喜。忽见红毛达子又来讨战，跔子禀明元帅，出马相会。哈元帅甚是不放心，遂在城头上观阵。但见跔子与哇番战不三合，哇番诈败而走，跔子随后赶来，哇番且战且走，哈元帅看得明白，传令收军。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那跔子心粗胆大，认草不真，后面鸣鼓收军并未听见，被哇番诱进葫芦套。只见葫芦套中兵如铁桶，又听得一声琉璃喇叭响

，东边现出倭蛮达子哇乌打乌，骑了一匹蛮牛，拿了两柄蛮锤。高声喝道：“你的胆都包了身了！”话言未毕，又见西边现出反蛮达子穆信糊涂，骑了一匹蠢牛，拿了一对包鞭，将蠢牛一揍，望跔子杀来。跔子未及交战，忽见后面又现出苗蛮达子一等哈哈番，骑着没毛的大虫，舞着穿心杠子，对景不挂话，劈面就是一顿杠子打下来，如乱劈柴一般。跔子打起精神，将身一闪，那杠子巧巧打中马头，早将跔子颠下。正是：

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十五回 飞跔子托散云旦 南无僧误中神砂

诗曰：

跔子声名播四方，悬天上帝授奇方。许多云蛋随时放，几把神砂任意狂。

脚短肩长形太劣，发空睛软艺无双。天然巧处生双翅，专在人间闹一场。

且说跔子跌下硫黄马，有杀不退的苗蛮却来倒叉子。跔子将两翅一展，飞在半空，高声说道：“诸公不必费事，我去也。”众人吃了一惊，一吓一个坐兀蹬，望着他翻眼。跔子一翅飞回本营，见了元帅，将前事说了一遍。哈元帅大喜，命抓守备到离京先代跔子报功，不提。

且说三蛮人马至虎皮帐内坐下，也将前事告诉军师一遍。南无僧道：“待贫僧明日会他，与他斗法，看他法术如何！”众蛮子听见军师斗法，一齐欢喜。一宿已过。次日，南无僧出阵，点名要会跔子。但见跔子早跳出阵来。南无僧问他名姓。跔子道：“跔子名称石不透，悬天上帝奇方授，百般武艺俱精通，你敢与我斗一斗！”跔子说罢，又问：“你是何人？”南无僧道：“我乃有影无形山想心寺脱空祖师门下，南无僧是也。”

跔子听见，说先下手的为强，遂将软尖刀砍去。南无僧眼睛快，将打嘴棒架住。两下战不多时，南无僧念起歪嘴经来。登时天昏地黑，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又刮起一阵信邪羊风，风中有许多厌物虫。跔子一见，哈哈大笑，取出云旦托散了他几个，依然白日青天，云收雨散，风也息了，厌物虫也不见了。

南无僧见破了法术，不觉气冲斗牛，又念起绕门经来。登时，冒出一个火星。跔子笑道：“怕你点火烧我的鱼秧！”正说之间，四面八方俱是邪火，石信又取出云旦，一连托散几个。哪知邪火不伏，云旦灭了一处，又起一处，渐渐烧到跔子眉毛。跔子火烧眉毛只顾眼前，远水不能救近火，慌将悬天上帝赠他的神砂抓出一把，望着四面八方洒去。那知邪火见了神砂反过头望着烧，南无僧两眼被神砂迷住，金命火命跑个没命。那邪火跟在后边，把南无僧屁股上无名火都引着了。众蛮子一齐败下，才象得了大麻疯一样，又象得了鸡爪

疯，不得一刻工夫，个个一跌一个坐啰，到象都是羊儿疯，跔子也要学他三分。

当下跔子引哈元帅、巴高、巴杰、殷发、杨遣、庄麻龙子、庄麻虎子，紧紧追赶。南无僧心中想到：“我在人面前夸了大口，如今有何面目再见家人？此时乱箭钻心，正是回不起家乡，见不得爹娘，不若竟奔有影无形山，求师父去，再作道理。”主意已定，遂行了一个影身法，远跑高而去。

且说跔子杀得众蛮子大伤皮味，扁道士望跔子说道：“跔兄好呆，前面也没有七簋两道汤等你，为何如此赶我？”跔子回道：“我要赶得你北斗朝南那时方休！”说罢，尽力上前。但见离大西洋不远。跔子想道：“不若飞过海去，拿住海外天子，在天高皇帝远面前立个大功。那时便天不怕地不怕，除了皇帝就是我大，那时我就有出头的日子了。”忽见一股雾气阻住去路，跔子慌令收军。

哈元帅问是何故，跔子道：“末将恐元帅着了气，那时性命难保，教我倚靠何人。”哈元帅依允，吩咐就此安歇。跔子又道：“末将有一愚见，元帅们且按兵不动，待末将飞过海去，将海外天子捉来。自古道：鸟无翅不飞，人无头而不行。”元帅大喜，道：“此举甚好，但是你速去速来，免得本帅挂念。”跔子答应了一声，将两翅一展，飞到半空。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十六回 立奇功飞过海擒王 施巧计打围场摆阵

诗曰：

见兔才放鹰，久后见人心。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且说跔子飞过大西洋，来到红毛国，将神砂迷住海外天子，人不知鬼不觉驮过洋来。到了离京，见了腊君，便将交关交兵之事一一奏闻，又将海外天子呈上。腊君一听，龙心大喜，吩咐将海外天子软禁在画地为牢内，封跔子为火色大将军，仍与抓守备到交关协同元帅征战。跔子磕头如捣蒜谢了恩，与抓守备星夜动身，不提。

且说四国人马大亏，跔子不赶，方才漫漫而行。忽见前面一个大大的紧火寨，原来是海外天子着刁里古怪请来的一位烟花寨主，叫个赛小伙，又名叫十样景，自称女中丈夫。带领一万孤达子，手下有四员女将：一名洗清，插号闹嚷嚷；一名卖怪，插号娇滴滴；一名笑妈妈子，插号以老卖老；一名疯妈妈子，插号将心比心，还有张花、李翠许多女将。那赛小伙骑的是母老虎，用的是两支相思柄姻缘铲。还有一样无价之宝，名为引魂幡，能上阵擒人如探囊取物。正是：

漫天扎下紧火寨，二八佳人称主帅。生成水性又杨花，剔骨钢刀真利害。

当下红毛达子哇番引众人相见，将前事说了一遍。赛小伙大怒，急时就要出兵。有副军师扁道士道：“寨主且请息怒，贫道看了一块地方，名唤打围场，待贫道略施小策，布下一阵，那时何虑不能胜他。”

众人正在一块商议，忽见蒋软、蒋硬、蒋情、蒋礼四人匆匆进营，说道：“列位不好了，平安便是福，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我主忽然被个会飞的鸵子迷住，驮过海去，死活存亡不保。必定活的完个活的，死的完个死的，不然我们都是无主的孤魂了。”众人一听，大惊失色，道：“你们都是些死人！好个大胆的鸵子，做起无法无天的事来了。邪又邪快，这个饥荒不小。”扁道士道：“列位不必惊慌，他必不敢伤我主公的，事不三思，终有后悔。待贫道与主公报仇雪恨，包你一网打尽。”遂令众将上打围场听令。

即令：红毛达子哇番带领三千个家达子，在东方守阵，按东方一色木旗号，哇番领了杂板令；又点倭蛮达子哇乌打乌带领三千个番星儿，在南方守阵，按南方散了火旗号，哇乌打乌领了杂板令；又点反蛮达子穆信糊涂带领三千个番万儿，在西方守阵，按西方金上金旗号，穆信糊涂领了杂板令；又点苗蛮达子一等哈哈番带领三千个杀不退的苗蛮，在北方守阵，按北方长流水旗号，一等哈哈番领了杂板令；又点刁里古怪带领三千个孤达子，在中央守阵，按中央太岁头上动土旗号，刁里古怪领了杂板令；又点徒弟俊道士、疯道士、二道士各执鬼话符看守阵脚，如遇敌人进阵，就要外阵翻成内阵，三个徒弟领了杂板令；又点脱姑、换姑、现姑同淌来僧、一众僧、行脚僧埋伏在将台之下；又点烟花寨主赛小伙带领张花、李翠、笑妈妈子、疯妈妈子守住顺风旗，如遇敌人进阵就要摇动引魂幡，赛小伙等领了杂板令。扁道士自在是非窝等候。

众人问道：“此阵何名？”扁道士道：“此阵名簸箕阵，不上兵书，不载战策。那怕鸵子神通广大，就此一阵成功。”众人闻言大喜。道士又令赛小伙引鸵子入阵，赛小伙领命带了张花、李翠前来迎战。早有报晓鸡飞报到泼头营内，道：“启元帅，外面有个男不男女不女，也不知是女扮男装，也不知是女生男相，口口声声要与飞鸵子相会。”哈元帅说：“飞鸵子自从过海擒王，未曾回来，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待本帅前去会他。”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第十七回 哈元帅重陷是非窝 飞鸵子一进簸箕阵

词曰：

冻死莫当当，气死莫告状。好兄弟来长算帐，呆子买炮乖子放。

水上打一棒，杨子桥买菱上荡，假的安不上。

且说哈元帅要会赛小伙，真正是一个月下了二十九天雨，也是该阴。于是众人劝道：“不可，不可，元帅受不住这股婆子气，况且三姑六婆不是好惹的

。”哈元帅一时痰迷心窍，不听众人之劝。令殷发、杨遣守老营，带了巴高、巴杰同庄麻龙子、庄麻虎子一马冲出，高声叫道：“来将速通姓名。”赛小伙道：“吾乃烟花寨主女中丈夫赛小伙是也，特来相会飞驼子。道你是个甚么毛人？敢来见我！”哈元帅道：“我乃说谎的都元帅哈里糊图是也。”说罢，举起绕花枪望赛小伙劈面刺来，赛小伙拿姻缘铲架住。一连数合，早有巴高使急三枪，巴杰使燥挠子，庄麻龙子使救命锥子，庄麻虎子使老婆夹头，上前帮助。赛小伙见打攒盘诈败而走，哈元帅引四将随后赶来。赛小伙且战且走，赶到一块空地，正东方早现出一队家达子，打的青硬硬旗号，为首的却是红毛达子。有诗为证：

哇番本是野人国，红毛达子果难伏。辣斧两柄三尺余，异兽独角五个足。性情反复意乖张，武艺高强手段毒。灿烂旗幡会撇青，正按东方楞子木。

哈元帅不战心慌，望正南而走。正南方早现出一队番星儿，打的红头花色旗号，为首的却是倭蛮达子。有诗为证：

哇乌打乌真不妥，倭蛮尽是我的我。蛮牛一匹走如风，两柄蛮锤分左右。旗幡红了半边天，正按南方散了火。

哈元帅又望正西而走。正西方早现出一队番万儿，打的白铎旗号，为首的却是反蛮达子。有诗为证：

穆信糊涂旧有名，反蛮达子是英雄。出世鲁莽人莫敌，包鞭暗打不容情。帐前埋伏弓箭手，寨外安排番万兵。旗号飘摇不清白，正按西方金上金。

哈元帅又望正北而走。正北方早现出一队杀不退的苗蛮，打的黑了天旗号，为首的却是苗蛮达子。有诗为证：

一等哈哈番说嘴，带着苗蛮杀不退。穿心杠子手中提，没毛大虫摇头尾。倒叉难敌惯争锋，武艺超群能对垒。招展旗幡黑杀人，正按北方反了水。

哈元帅又望中央而走。中央早现出一队孤达子，打的黄丝倒烂旗号，为首的却是刁里古怪。有诗为证：

刁里古怪多威武，野战奇谋真在数。坐下骆驼长了牙，见人就是一软杵。果然身大力不亏，常言眼亮怎吃苦。旗幡尽是惊黄色，正按中央一撮土。

哈元帅见四面八方犹如铁桶，心中暗暗叫苦。忽听得一声暗号响，东南西北来了几位道人。东南来的却是一位清清白白的道人。有诗为证：

手提舌剑是锋刚，坐下能行一石羊。世上人称俊道士，簸箕阵守东南方。东北来的却是一位拖鞋撒袜的道人。有诗为证：

倚风作邪笑又哭，手执劳刀骑劳鹿。道士名疯能捉风，镇守簸箕阵东北。

西南来的却是一位反眼无情的道人。有诗为证：

曾闻惯喜吃螺蛳，木马当驼顿顿痴。二道人提不省剑，西南镇守不循私。

哈元帅与巴高、巴杰、庄麻龙子、庄麻虎子走头无路，又见三位道人作起法来，弄得天昏地黑。真是各人头上一片天，看着别人在明处，自己却在暗处。忽然现出一条路来，哈元帅大喜，道：“有路还不走，更待何时！”那晓得是条邪路，哈元帅与众生才走出头，忽一声歪嘴吹喇叭，冲出一股邪气来，原来此地名为是非窝，扁道士诸人都在那里。当下见哈元帅来到，扁道士骑着舞狮子，廖道士骑着勒逼成蛟，行脚僧骑着德州驴子，一众僧骑着老米虫子，淌来僧骑着裂蹶驴子，脱姑骑着不年鹤，换姑骑着乖龙，现姑骑着双头马，一齐迎上。赛小伙暗中摇动引魂幡，哈元帅此时头重脚轻，巴高此刻心有天高命如纸薄，巴杰此时穿靴子拿鞋拔子花子都抖反了，庄麻龙子此时脸打肿了充胖子，庄麻虎子此时打折膀子朝外弯，一个个不知人事，都跌在陷人坑内去了。

扁道士大喜，摆酒与众人庆功。忽见小卒儿辫梢子都忙出汗来了，匆匆报道：“外面有个飞跔子，单人独马打进阵来了。”众人笑道：“我等正要拿他，来得正好。”正是：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十八回 非非想假装飞跔子 石不闲相会石个个

词曰：

吃酒养婆娘，家花没有野花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

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小人得志便颠狂，这是自家榜样。

且说跔子奉旨与白军师。抓守备前来征伏三蛮，早有殷发、杨遣出营迎接。跔子便问：“元帅与众将何在？”殷发、杨遣遂将元帅不听众人之劝，被赛小伙引诱坏了的话说了一遍。跔子道：“原来如此，一定是着了婆子气了，待我去搭救他们。”说罢，一路打进阵来。跔子定睛一看，原来是个簸箕阵，早有五方将士。四位道人一齐杀出。

跔子将双翅一展，飞在半空。众人望着他叹气，只有三姑骑了腾云驾雾的东西，一齐奋力赶上。跔子遂取出云旦托散他们几个。三姑被他云旦托散掉了。忽然对面又来了一个会飞的，手中拿着拱蛆扒。跔子高声问道：“来者何人？”那人回道：“吾乃脱空祖师门下，名唤非非想石不闲的便是。你可就是跳飞跔子的石不透？”跔子道：“正是。”那人不听犹可，一听就气冲牛斗，舞动拱蛆扒便与跔子交战。跔子又取出云旦托散非非想几个，非非想连慌躲过。跔子见非非想不受云旦，便将两翅一夹，仍归本营。望军师白晓说道：“不好了，看来事情一日大似一日了，将来总没好收梢。那扁道士又摆下一个簸箕阵来，里面许多五马上将，又有两个会飞的女将，又来了一个非非想，他是脱空

祖师的门人，想必脱空祖师也要来了。如何是好？”

不言跏子在营闷闷不乐，且说非非想为何至此？因南无僧请了脱空祖师前来帮助，祖师就命非非想为头站，故此会见跏子。当下等候祖师一同来到簸箕阵，众人上前迎接，见非非想附耳望脱空祖师说道：“

脱空老爷你在上，我今装作跏子样。先到离京哄腊君，无底殿上逛一逛。回来飞到跏子家，单头做个白日撞。妻财子禄骗到手，再与跏子来算账。

”

祖师笑道：“如此甚好。”祖师遂代非非想改头换面，又将拱蛆扒换了一根青皮光棍。非非想别了众人，一翅飞到离京。却喜一路无人识破，当日就见了天子，奏道：“元帅与三蛮和好，差臣奏闻陛下。再者取海外天子并猛古儿回国。”腊君一听大喜，即聚文武商议。

有包人穷出班奏道：“元帅既与三蛮和好，陛下何不同殿下腊团儿，带了海外天子并猛古儿前去交关，歃血为盟，拜个把子？那时我国可以永保平安了。”腊君准奏，急令杨梅广在朝执政。次日清晨，带了海外天子、猛古儿、腊团儿、包人穷、青眼侯、朱太尉、党太尉、三千御林军，一路浩浩荡荡竟奔交关迎虎而来。

非非想心中暗喜，道：“我此来不过救海外天子同猛古儿回国，不意腊君又带腊团儿一同前去，到被我立下一个大功来了！”遂上前奏道：“臣要回家走走，请陛下在行营里略一等，臣不日即至。”腊君准奏。那非非想一翅飞到一色杏花村，将身一落，来到跏子家中。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第十九回 假跏子贪功被获 乖宝贝救驾成功

词曰：

嘴上无毛，做事不牢。巴高跌断腰。拔酸酒，抢头刀，套在圈子里，肉厚心翘。

且说混氏虫儿自从跏子出去投师学法，忽然石个个儿被一阵大风刮去，终日在家擦擦眼泪，向别处去哭。不觉过了三个黄梅、四个夏，算起来有七个年头，却喜有混过去与富家郎时刻照应他。那日石个个儿又忽然被一阵大风刮了回来，混氏看见如同得至宝一般。便问：“一向在于何处？”石个个儿道：“我被风吹到巴山巴海外流洞中，有一位快活似神仙造化小儿，带我进洞，传授我许多法术，许多武艺。又赠我一件乖宝贝，命我今日回家，做三件大事：第一件是某年某月某日有反叛非非想到我家来，叫我拿他；第二件是救驾；第三件是到交关与父亲征伏三蛮。”混氏一听，大喜。那石个个儿就终日在转得园中操演孩儿兵。

一日，石个个儿正与母亲在大发雷亭上看操，忽见石才禀道：“老爷回来了，现在恨厅上坐着。”石个个儿明晓得是非非想假装的父亲，便将计就计，说道：“请进园中相会。”不一时，非非想来到大发雷霆，只见石个个儿高声叫道：“众孩儿兵何在！快快上前擒拿反贼。”

非非想一听大惊道：“此人竟能知未来过去之事，这就了不得了！”慌将双翅一展，飞到半空，一直飞到腊君行营。私下与猛古柳将细话说了一遍，猛古儿大喜。非非想便叫猛古儿伏在左边，海外天子伏在右边，又一手将腊团儿抓住，一翅飞起，却一头撞见腊君。腊君叫道：“石将军为何如此。”非非想高声喝道：“我并不是真跔子，却是脱空祖师的门人，名唤非非想石不闲的便是。奉师父的要钱不要命，前来取海外天子并猛古儿回洋，既然猛古儿在中国过得，腊团儿亦在外国过得。教我带他到海外顽顽，过些时再送他回来，包你原封不动。”腊君一听，吓的魂不附体。此时人财两空，欲待放箭又恐伤了腊团儿，到是自家人害自家人了；欲待由他，又恐非非想永世不得见面，惟有仰着脸望他叹气。

非非想正要回海，忽然后面有一个骑广东癞猴子的小人，一跳八丈高赶来。不是别人，却是石个个儿，慌了手脚。又见石个个儿在怀中取出乖宝贝，顷刻变做万把勾。此时非非想在刀尖上过日子，滚油煎心，早被勾勾住。石个个不慌不忙，跳下难蟾，来见腊君，说了姓名，将前事奏了一遍，又将非非想、海外天子、猛古儿、腊团儿呈上。腊君大喜，随即封石个个儿为行行状元，命前去交关同火色大将军一同征伏三蛮。石个个儿叩头谢恩，又奏明带混过去、看财童子、富家郎前去立功。于是，星夜至交关，不提。

且说腊君仍回离京，将海外天子、猛古儿、非非想用软禁禁住，没有好嘴脸待他。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二十回 赛小伙单用引魂幡 飞跔子二进簸箕阵

诗曰：

强将手下无弱兵，公门里面好修行。死棋肚里有仙着，枉费姑娘一片心。

且说脱空祖师自非非想去后，遂布下瞒天网，好寻昧心钱，专等非非想回阵，一同开兵。忽一日，祖师心血来潮，心到了脚板底里去了，拍手打巴掌，叫道：“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还被恶人磨！不好了，不好了，非非想过于贪功，除功不成，反受其害！”众将惊问：“何故？”祖师细细说了一遍。又说道：“如今又添了一支人马，却是父子兵。”众将听见是父子兵，顿口无言，心中乱跳。祖师说道：“诸位将军不必惊慌，待我先拿住跔子再讲。到是哪位将军引他进阵？”有赛小伙应声而出，道：“末将愿往。”遂带了引魂幡来

诱陀子。

且说陀子连日在营中坐也不安，睡也不宁，黑地昏天，走投无路，混混顿顿的过日子，他却不知在瞒天网里。忽然有报晓的报道：“外面有一女中丈夫，点名要会将军，打个日仗。”陀子听见打日仗，满心欢喜，出营相见。两下并不通名道姓，相骂没好言，相打没好拳，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一场大杀仗。赛小伙领了脱空祖师密旨，于是佯败而走，陀子随后赶来。

赛小伙暗暗取出引魂幡，却有许多名色。有的是：喜怒哀乐，酒色财气，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忠孝节义，奸盗邪淫。这陀子亦是人生父母养的，又不是山窠里蹦出来的，不能无七情六欲。当下赛小伙将酒字旗一连摇了几下，旗上忽然现出一行小字，上写着：“酒不醉人人自醉。”便见许多酒鬼望陀子招手道：“请君试看筵前席，杯杯只敬有钱人。将酒劝人终无恶意。”陀子心中想道：“行军之日酒能误事，也要顺情吃好酒。我是点酒不吃，况这杯莽酒何能吃得下去？你不必扳酸酒，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女中丈夫见酒幡引不动陀子，又将色字旗一连摇了几下，旗上忽然现出一行小字，上写着：“色不迷人自迷。”便见许多色鬼一个个眉眼传情，望陀子招手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陀子一见就动心。又回想道：“临阵招亲该当死罪，况此乃是陷人坑，我是真真不去的。”

那女中丈夫见色字旗引不动陀子，又将财字旗一连摇了几下，旗上忽然现出一行小字，上写道：“赠人须赠马蹄金。”便见许多讨债鬼望陀子招手，道：“有钱使得鬼推磨，无钱寸步也难行。我这里有金山银汞，你快快拿斧子来砍。”陀子一见，心中感动，又见半空中许多外来财，却是你的财高，我的气大。

陀子不由的飞进簸箕阵来。早有五方将士层层围住，女中丈夫高声叫道：“石不透你也被我引来了，想必是银子迷住了你的心，看你再有何能飞得出去！”陀子一听方才省悟，悔之不及。抬头一看，但见将台上坐了一位祖师：

千层画皮脸，假乌眉，海底眼，闷鼻寡嘴，敲敲牙齿一大捧，割去了耳朵是个串钱的串子，满嘴的江湖，两手不脱空，打折膀子朝里弯，皮包着骨头、尿肚子、昼脚、二唤腿；穿一件宽袍大袖，戴一顶不正巾，系一条硬耽带，穿一双袜子啃靴子；骑的是玉鹿，用的是没靶子流星。后面一竿出旗，上写着：“无法无天。”

脱空祖师高叫道：“你跳了一世的陀子，今日遇见我是你的造化低了。”陀子闻言大怒，举软尖刀就砍，被祖师一手接去。陀子又取流光棍打来，亦被祖师接去。陀子此时空手捏两拳，忽然见祖师将没靶子的流星打来，陀子心内着急，慌将可怜剑架住。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二十一回 拉破网情急撞金钟 划双翅计穷行屁遁

诗曰：

鼻子底下就是路，打一棒来跳一步。若还此处不留人，自然该有留人处。

且说跏子可怜剑敌不住没靶子的流星，即向怀中取出云旦，一连托散了许多。脱空祖师笑道：“你有多少云旦，只管托散出来，便来一个接一个！”跏子心中着急，慌将上帝所赐的神砂抓出一把，望脱空祖师洒来。祖师打了寒噤就变了相。但见他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将手一指一个金钟罩，便将跏子罩住。跏子在金钟罩里声也不好喊一声，等他收回，那晓得竟是罩不消。跏子心中想到：“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便将双翅一展，飞在半空。众将道：“祖师不该让他展翅，他如今要临阵脱逃了。”祖师道：“不妨，不妨。我有瞒天网在上，不怕他飞到那牢里去。”跏子飞去半空，见上面不是冤家不聚头，布了瞒天网，不觉魂飞魄散，弄得上不得上，下不得下。

跏子心里打熬糟，只管在网里东张西窜瞎碰头。跏子急得一身身出冷汗，忽然想起学个斜脚公鸡把翅一撒，在网内东捣西歪，一翅来一翅去，不想竟被跏子钻出一个破绽来。正要飞去，忽见祖师大笑一声，笑里藏了一把鬼头刀，一阵青烟飞上，早划了跏子翅。跏子跌倒在地，此时却是个滑脚跏子。脱空祖师便说：“跏子，你今日计穷力尽，你的性命却在我掌握之中。我可怜你跳了一世的跏子，不忍伤你，你可速速拜我为师，我成全你的性命，你以为何如？”说罢，将手一指，依然金钟罩体。

跏子此时乡里人不识碎辞，浑身却都是病，仰天长叹，意懒心灰。忽然想起上帝传授的遁法，便说道：“三教原来是一家，要我归依你也不妨，你可收了簸箕阵，两国和好，永不犯边，我就死心塌地拜你为师。”祖师笑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且在钟里拜我八拜，我便放你出来。”正说之间，猛然听见跏子放了一个挺尸屁，此时众将暗笑。跏子乘众人不在意，却沾屁光而走。但见他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来。

跏子回到泼头营，将前事说了一遍。又说道：“你们好好守住老营，我去奥庙求师父医好双翅，一同前来斗法。”众将听跏子之言大喜，遂遵跏言，紧守老营，专等跏子消息。正是：

事到急处权逃遁，医好伤痕再出兵。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二十二回 石个个战骚子马 秋瓠子破孩儿兵

诗曰：

小子生来命不穷，皆因名字不相同。忽然见了骚婆子，死生不顾起骚风。

且说石个个儿救圣驾，拿非非想，奉旨往交关而来。又奏明带了富家郎、混过去、看财童子前去立功。非止一日，已到交关。但见一派瞒天网围住，又见有许多婆子气。石个个儿大惊，慌将乖宝贝拿出，顷刻变做万把钩，命孩儿兵将网扯破。依然青天白日，现出各家营寨。石个个儿领富家郎、混丈人、看财童子来到泼头营，与白军师、抓守备相见，不提。

且说脱空祖师因众人大意，放走了跏子，晓得上帝必定要前来帮助。猛然抬头一看，见瞒天网被人扯去，不觉气冲牛斗，慌将慧眼一观，早已明白扯网的不是别人，就是救驾拿非非想的石个个儿，心中便要出阵与徒弟报仇。有女中丈夫赛小伙上前禀道：“末将前日演了一班骚子马，甚是利害，待末将去擒他。”祖师道：“须要小心。”原来骚子马各有头目，乃是拉挂、带户、哇打、狄达、滚瓜、溜熟等十四人都是用的一门枪。

当下赛小伙上了母老虎，来到阵上，早见石个个儿骑着难蟾，拿着禾刀，又见他人眼目清秀，伶牙利齿。女中丈夫恨不得一碗凉水吞他下去。两下通名，就战了三四十合。忽听一声冷炮响，洗清、卖怪、张花、李翠领了骚子马，一股骚气冲入。石个个儿大惊，大亏了难蟾一跳八丈高，故此未曾伤性命。

赛小伙回营，望着诸将，说道：“石个个儿果然利害。”有笑妈妈子上前禀道：“末将有两个亲妹，一个叫妈虎子，一个叫秋瓠子，他在活山头急离骨都洞内修行，年久月深，得了大道，请他前来拿石个个，倒是一绝。”赛小伙大喜，急命笑妈妈子修了一个二指大的帖子，前去请他。妈虎子、秋瓠子来到簸箕阵，赛小伙将石个个儿英雄谱说了一遍。瓠子道：“这个不难，待愚妹且前去劫营，包你一阵战成功。”于是，秋瓠子、妈虎子、赛小伙、笑妈妈、疯妈妈、洗清、卖怪、张花、李翠，到黑了天的时候，冲入泼头营。守将殷发、杨遣、白军师、抓守备、富家郎、混过去、看财童子等人已无影无踪，皆自识回避，惟有石个个儿与孩儿兵未曾躲避。妈虎子、秋瓠子祭起升儿、斗儿、簸箕口儿来伤石个个儿与孩儿兵的性命。正是：

丑人多作怪，平地起风波。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二十三回 佛眼神仙救石个个儿 悬天上帝会脱空祖师

诗曰：

吃鱼又嫌腥，见兔才放鹰。单丝不成线，独树不成林。

且说石个个儿与孩儿兵正命在旦夕之际，忽见东南角上紫气霞光，来了三个大菩萨，却是悬天上帝、佛眼神仙、跏子石信，又有浮云、流水二仙童。原来跏子自从出了簸箕阵，来到奥庙，上帝问道：“好个骚人儿，又如何弄这般嘴脸？”跏子遂将屁遁之事说了一遍。上帝道：“罢是也罢了。你却拉下一

屁股的屎来了。”跏子再三求上帝，替他把屎打挡干净。上帝遂吩咐佛眼神仙代他舔屎屁眼，跏子又嫌他的舌头糙。于是，跏子磕了上帝个数珠儿头，求上帝前来帮助。上帝先还不肯，多亏佛眼神仙甜言蜜语，话到说了两长船，上帝方才依允。

跏子又请上帝医翅，上帝道：“你全然不爱惜翎毛，也罢，我代你安两个铁翅罢。”于是，上帝叫开了宝藏库，赐跏子一口大马金刀，一匹心猿意马，又好又巧又不吃草。当下出了奥庙，驾了祥云。忽见前面一股邪气、牙子气阻住去路，又见半空中有升儿、斗儿、簸箕口儿。上帝早已明白，命佛眼神仙前去相救。

佛眼神仙领命，拿了护身牌，先将石个个儿遮住。口中骂道：“畜生三分不象人，四分到象鬼，也来作个怪儿吓吓小孩子，你且看我法宝。”说罢，将手中的跌出叉一连摇了几下，忽见一阵信邪羊风，早将妈虎子、秋瓠子刮得无影无踪去了。佛眼神仙收了护身牌、跌出叉，引石个个儿来见上帝与跏子。

当下众人来到泼头营，此时白军师、抓守备、饕食精、殷发、杨遣、富家郎、混过去、看财童子方才出头迎接。上帝进营略歇了一刻，带了殷发、杨遣来会祖师。

且说女中丈夫赛小伙、笑妈妈子、疯妈妈子、洗清、卖怪、张花、李翠正追赶石个个儿，忽见妈虎子、秋瓠子被信邪羊风刮去，大吃一惊，收兵回阵。见了祖师备言前事，祖师已知跏子请了上帝，慌忙上了王殿，提了没靶子流星，出阵相会。

但见悬天上帝骑了一匹劳鹿，手中拿的是神仙一把抓；殷发骑的是灰虫，手中拿的是软杵；杨遣骑的是斗虫，手中拿的是硬钻。当下悬天上帝望祖师说道：“道兄请了。三教原来是一家，你我原不当管红尘之事。我此来不为别事，特请道兄回山，两下讲和，不必各伤门面。自古道：荷花莲子藕，总是一家人。”脱空祖师也拱手说道：“我是从不管闲事的人，因为你的门人伤我徒弟南无僧，又捉我徒弟非非想。自古道：打了细牙子有大人出来。既是你来说和，好好的送海外天子、猛古儿回国，放非非想出软禁，还要叫跏子换主开张，皈依于我。如其不然，叫你有今日没明日，有兴而来，没兴而去。”悬天上帝笑道：“海外天子自然是要送回国的，非非想自然是要放出软禁的，但是，猛古儿有个定数，不派他就回本国，至于我的小徒他跳了半世的跏子，很有个名望，他也不会打青你的眼，何能叫他一世不得抬头。”祖师听了大怒，道：“你既是护你的徒弟，限你三日来破我的簸箕阵！”说罢，领众人回阵。上帝也领众人回营，向众人说道：“我虽然不怕他，但是也要留神。”即唤浮云、流水二仙童上前，吩咐道：“你二人快去请抗囊菩萨前来帮助。”二童领命

。正是：

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二十四回 富家郎暗助广东财 飞陀子三进簸箕阵

词曰：

寻钱斗，聚钱手，丝挂丝，柳挂柳；熟蒜无，生蒜有，丢了耙，弄扫帚。

且说脱空祖师回到簸箕阵内，望南无僧说道：“三日之内上帝必来与我斗法，我虽不至于丢丑，亦未必能操必胜之权，你可速去请抗囊菩萨前来帮助。”南无僧领命，当下祖师将风、云、气、色的法术传授了四位道人，又将地下挖了许多陷人的穷坑，不提。

且说上帝聚齐诸将，说道：“列位将军，这回是三进簸箕阵，各人都要同心合意，仗我一点灵光，我在暗中保佑，一火成功。但是，这回不比从前，阵内有风、云、气、色，又有许多陷人的穷坑。我与你每人护身符一道，脚底下画个十字，还要紧睁眼，慢开口。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众人一齐答应。

上帝又道：“陀子你今晚可进簸箕阵，盗他的引魂幡；富家郎你今晚与看财童子，暗中带聚钱斗，可进簸箕阵填他的穷坑。”二人领命。是晚，陀子暗暗飞入簸箕阵，将引魂幡偷了，富家郎与看财童子也暗暗挥金如土把许多穷坑填满，又补了许多小空，一宿无话。

次日早间，赛小伙不见了引魂幡，慌忙禀明了祖师。祖师捏指一算，高叫道：“不好了，是我失于检点，昨晚被陀子盗去！如此偷鸡摸狗，也算不得个好汉。再者，穷坑被富家郎填满，此刻是有他的没我的了。”正说间，早见南无僧回祖师道：“小徒请了抗囊菩萨，菩萨说今日午刻前来相助。”这边浮云、流水二仙童也回来说：“请了抗囊菩萨，菩萨说今日午刻前来相助。”当下悬天上帝命陀子进簸箕阵收风云气色；命佛眼神仙暗中保佑；命殷发进簸箕阵东方，捉红毛达子；命杨遣进簸箕阵西方，捉反蛮达子；命抓守备进簸箕阵南方，捉倭蛮达子；命饕食精进簸箕阵北方，捉苗蛮达子；命富家郎、看财童子进簸箕阵中央，捉刁里古怪；命石个个儿进簸箕阵捉赛小伙并洗清、卖怪等人；命白军师看守老营。

点将已毕，又吩咐道：“各人办各人的事，不得自生矛盾。”众人领命。于是，陀子进了簸箕阵，但见风、云、气、色，搅得天昏地暗，日月不分。陀子一翅飞到东南，有俊道士骑着放羊匆匆迎上。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二十五回 倒叉气佛眼神仙助力 想发财刁里古怪被擒

诗曰：

逆风惹火自烧身，莫说无神却有神。一两黄金四两福，横财不发命穷人。

且说跏子见俊道士迎上，慌舞动大马金刀与俊道士一场大战。但见俊道士念念有词，一时挂起云来，弄得云里雾里眼睛都绕花了。跏子慌取出云旦，一连托散了几个，顷刻，云收雨散。

跏子把俊道士杀散，一翅飞到东北，早有疯道士迎上。疯道士念念有词，一时昏天黑地起了一阵信邪羊风，吹得人伸手不见掌，回头不认尸。跏子慌取出神砂，一连洒了几把，顷刻，风声顿息。

跏子把疯道士杀败，一翅飞到西北，早有二道士迎上。但见二道士取出那依样画葫芦，放出许多气来，却是些晦气、骚气、邪气、娇气、婆子气、孩子气，跏子竟着了气。亏得佛眼神仙在云端里看得明白，慌取跌出叉在气里一倒，顷刻，把那股气平了。

跏子把二道士杀败，一翅飞到西南，早有廖道士迎上。但见廖道士取出一个只认葫芦不认破，放出许多色来，却是红头花色、青黄二色。跏子竟被色迷住了心，又亏佛眼神仙在云端里看得明白，慌将护身牌替跏子护住身躯。顷刻，色已全无，跏子把廖道士杀败。此时跏子收了风云气色，已晓得佛眼神仙助了两阵，遂谢了救命之恩。于是跏子一翅飞到东南，来帮殷发捉红毛达子，不提。

且说富家郎与看财童子进了簸箕阵中央，与刁里古怪一场恶战。看财童子见富家郎不能取胜，慌将聚钱斗望刁里古怪身上一倒，倒出许多广东财来。刁里古怪见这股大财临在身上，心中一乱，早觉有几千斤磕下。还亏他身大力不亏，再者坐的是骆驼长了牙，自古道：瘦骆驼一千斤。不意富家郎早催动金毛狮子，看财童子早催动银毛吼，大叫一声，将刁里古怪擒住，送到大营。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二十六回 悬天上帝显神通 脱空祖师施法力

词曰：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吹堂灰起裂麻缝。

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胆战心惊，十个指头个个痛。

且说跏子一翅飞到东方，见殷发与红毛达子交战，跏子暗将云旦取出，托散了哇番几个。哇番搪受不起，早被殷发擒住，解到泼头营里去了。

跏子一翅飞到南方，见杨遣与倭蛮达子交战，跏子一翅落下，高叫道：“跏爷来了。”遂提大马金刀上前帮助。倭蛮达子吃了一惊，早被杨遣擒住，解到泼头营里去了。

跏子一翅飞到西方，见抓守备与反蛮达子交战，跏子暗暗将神砂取出，望

着反蛮达子洒了一把。反蛮达子跌下蠢牛，早被抓守备擒住，解泼头营里去了。

。 跏子又一翅飞到北方，见饕餮精与苗蛮达子交战，真正是杀不退的苗蛮，越杀越高兴，越杀越精神。跏子暗中取出云旦，一连托散了苗蛮达子几个，苗蛮达子忙慌躲过，骑着没毛大虫逃命去了。跏子与饕餮精随后赶来。这苗蛮达子奋力前跑，哪里还顾路不平，忽然叫声不好，早跌下穷坑去了。原来祖师挖了许多陷人坑，指望跌上帝这边的人，被富家郎挥金如土业已填平，只有一个瞎坑富家郎未曾填补得到，故此苗蛮达子跌下。以此思之，祖师不是自家人害自家人了。当下饕餮精上前擒住，解到泼头营去了。跏子见四面八方俱已成功，遂一翅飞到是非窝来看上帝与祖师斗法。

且说石个个儿进了簸箕阵等着女中丈夫一场恶战，早有笑妈妈子、疯妈妈子、洗清、卖怪、张花、李翠、脱姑、换姑、现姑一齐围上，石个个儿慌祭起乖宝贝，变做万把勾，将女中丈夫等人勾住，只走了脱姑、换姑二人。石个个儿命孩儿兵解众人到营里去，自己来看上帝与祖师斗法。

且说悬天上帝来到是非窝，见脱空祖师后面站着南无僧、一众僧、淌来僧、行脚僧、脱姑、换姑，又有强神、恶鬼、妆金刚、铁罗汉、糯米菩萨、老脸菩萨、吵闹星、地里鬼等人。那祖师见上帝进阵，见后面也随了许多神圣，却是出神、捣鬼、凶神、乱神、茅山上的令官、二郎老爷、长十八武郎神、草头神、改恶星君、救命星君。祖师大怒道：“你既前来，可敢与我斗法么！”说罢，将没靶子的流星打来。上帝拿神仙一把抓架住，两下战不数合，脱空祖师将地下一指，忽然地下一个大窟窿，险些儿将上帝跌下。

上帝把扶鸾一夹，飞到半空。祖师道：“既是你会上天，我就拿烟把你熏下来。”说罢，又将天一指，忽然天就掉下来了。南无僧等大惊，祖师道：“不妨，不碍，掉下天来有我长子待你们抵了。”遂一手将天托住，一手捂住太阳。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二十七回 耽山翻海空门妙 揭地掀天道教宗

词曰：

早起三光，迟起三慌，心定自然凉。偷鬼，扫晴娘，千个菩萨一炉香。移花接木，不要错过喜神方。

且说脱姑、换姑见祖师将天托住了，暗暗将不顶针、宜假不宜针放出，来伤上帝，上帝慌取出一根单丝不成线，抛在半空，将这些针都穿起来了。

祖师又在腰中放出一条神仙老虎狗来，遇见人就是一口，还要狗扯麻糖。跏子暗暗取出云旦，一连托散了他几个，那狗只认做肉馒首打狗，有去无来。

上帝见狗不受云旦，祭起包鞭，将神仙老虎狗打了一下。自古道：狗脸上栽毛。那狗被打急了，连忙跳墙而走。

祖师大怒，道：“打狗还要看主面，你既无情，我也寡意。”慌用翻池网来网上帝，用金钟罩体来罩石个个儿，用鬼打印来打佛眼神仙，用鬼头刀来划跔子的翅。石个个儿幸亏骑的是难蟾，一跳八丈高，故未曾罩住。佛眼神仙幸亏是护身牌护住身躯，故未曾打着。跔子幸亏是铁翅，硬里犯软，故未曾划伤。

上帝用移花接木法将翻池网便移到脱姑、换姑身上，又将头顶上鬼火放出来烧祖师。祖师慌将东洋大海的水灭了上帝的鬼火。上帝大怒，念动真言，就将一座愁山移来押住祖师。祖师此时现了三头六臂，将愁山顶在头上，道：“我头顶磨子不觉重，头顶尿泡不觉轻。”又说道：“我也有个回敬。”说罢，就将一座泰山移来，也押住上帝。

跔子一见上帝被祖师押住，慌飞到九霄外去了。上帝此时现了青面獠牙，将泰山也顶在头上，伸出左手将天撕下半边，伸出右手将地揭起一块。于是天不满东南，地不满西北，一时惊天动地，就有许多押地神帮助上帝。祖师见了暗暗吃惊。

上帝此刻想祖师的心肝，祖师此刻想上帝的五脏。都望抗囊菩萨前来助战。忽然听见天上有人说话，二位教主抬头一看，只见抗囊菩萨骑着孤鸾，快活似神仙骑着邱鹤。二位教主大喜，齐声叫道：“好了，救命星君来也。”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第二十八回 都抗囊菩萨硬解围 快活似神仙软和事

诗曰：

大树脚下遮荫，大袖子拱手。狗不怨家贫，儿不嫌母丑。

且说抗囊菩萨、快活似神仙一步一步望下而来，抗囊菩萨道：“三教原来是一家，你们因为小事就弄得这般变了相，叫我们外人也难看，你二人还不快快的收了法，各人干各人的事去。”祖师道：“只今不能，我与上帝势不两立。”上帝道：“这个不能，我与祖师见个高低。”抗囊菩萨道：“自古道：从无爬不过的山，越不过的水。我有我抗囊算盘，都是孔夫子奶奶教我的。你二人既是前日请我，全仗着我的灵光，今日如若不依我的话，我放出抗囊宝贝来，不是风就是雨，再不然下他一场破头雪，教你二人斗不成法事。不三思终有后悔，你二人把主意想定了，可是依我抗囊的话好了。”上帝、祖师听了这一番话，就冷了半边心，齐声叫道：“依你，依你。”

快活似神仙见他二人依允，说道：“我也显个手段你们看看。”顷刻就把两座山推去，化成两个帽子与他二人戴着。祖师道：还是我上当，戴个愁帽山

，就要愁一世了。”抗囊菩萨道：“闲话休题，你二人还不返本还原，难道还有色样干么？”于是，二人现出本相。

此时跏子方才出头与众人相见。上帝吩咐将红毛达子、苗蛮达子、倭蛮达子、反蛮达子、刁里古怪、女中丈夫、笑妈妈子、洗清、卖怪、张花、李翠、现姑等人放了。祖师也吩咐将哈里糊图、庄麻龙子、庄麻虎子、巴高、巴杰等人放了。于是悬天上帝邀抗囊菩萨、快活似神仙、脱空祖师等众来到混帐内，与白军师、抓守备见过家常礼短，大家遂商议讲和之事。

快活似神仙道：“不若差一员五马上将进京，奏知腊君，叫猛古儿多在中原，少在外国，两下和好，永息刀兵。诸公以为何如？”众人道：“如此甚好。但是不得一个善于说词之人，如何是好？”言未罢，一人应声而出，曰：“下官愿往。”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二十九回 阮一张说两国和好 秦与礼请三教归宗

且说众人视之，但见他：眉清目秀，面黄皮又瘦，在人矮檐下谁敢不低头，趋向时宜真不谬，步步小心常恐落于人后。原来不是别人，却是海外天子的旧臣阮一张是也。其人生得口能舌辩，悦色和颜，死的可以说活了，活的可以说死了。当下众人大喜，随写了短表，又差石个个儿与阮一张同行。

二人别了众人，非止一日，已至离京，正值腊君早朝未退。二人无底殿拜了二十四拜，将众人的短表呈上。腊君道：“二卿且上来细细奏明。常言道：修书不如面读。”石个个儿、阮一张听了，将怎么来山，怎么去水，又说海外天子是要送回大西洋的，至于猛古儿多在中原，少在外国，两下和好，永息刀兵细细的奏了一遍。腊君准奏道：“即放出海外天子、猛古儿、非非想。”吩咐摆太平宴，命众人饮宴。

当下腊君写了圣旨一道，仍命石个个儿、阮一张送至军前。二人领了御宴，得了圣旨，星夜望混帐而来，不提。且说饕食精、红毛达子连日在混帐与泼头营里商议机密大事，有海外天子的旧臣秦与理说道：“今日两下既已和好，何不请三教归宗。”抗囊菩萨道：“这个容易，释教是脱空祖师，道教是悬天上帝，儒教是跳飞跏子，不知众人以为何如？”众人大喜，于是三教都拜在抗囊菩萨门下。

过了数日，大家离了混帐与泼头营，一同来到交关。有守将会讨好迎接众人进了关，各人办各人事，各人顾各人的。三个成群五个结党，也有指手画脚的，也有摆尾摇头的。忽一日，顽到尽盘将军的黑漆衙门门口，见有许多乡里人在挡军牌左边看馋王的告示。抓守备慌忙退众人，让悬天上帝、脱空祖师等人来看。红毛达子哇番道：“你们看得不言不语，何不念出来与大家听听。

”有余贝躬身上前道：“待我念与众人听。”正是：

有口难分辩，无巧不成词。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三十回 尽盘将军出饒劳示 饮啜山人献哺啜诗

词曰：

寒思衣，饿思食。肉麻栗子等黄干，五上六上来不得。

且说众人上前听余贝念道：

镇守交关、过渡、离京、密州等处地方尽盘大将军；管理浙东、浙西一应汤水事；世袭饒王大十级鬪禄七次饒为晓谕事：

照得本王性贪哺啜，世受国恩，今有饒劳谱五条，开列于后，凡军民人等毋得有违，当自宜依遵：

一。本王赴宴处，须要碟盖碗盛，各分炉案，如若把肉埋在碗底里，定行重究。

一。本王赴宴处，须要叫陪面的厨子，不要一个老鼠屎坏锅汤。如违不贷。

一。本王赴宴处，须要准备酒囊饭袋，打饭榔头，如若一点不到，弄得汤汤水水，定行严责。

一。本王赴宴处，须要堆盘满盏，恨少不嫌多，如若喂麻雀子似的，弄得人到嘴不到肚，必当重处。

一。本王赴宴处，须要日则推窗见亮，夜则灯烛辉煌，海味山珍和盘托出，如若藏头露尾，决不姑宽。

以上诸条不过指其大概，还有有余不尽，俟本王临时指点迷途。特示。

众人听余贝念完，付之一笑，一哄而散。次日，跔子请众人吃晚酒，就在黑漆衙门摆了席。中间是抗囊菩萨、快活似神仙、悬天上帝、脱空祖师、佛眼神仙，浮云、流水，南无僧、一众僧、行脚僧、淌来僧，扁道士、廖道士、疯道士、二道士、俊道士、懒道士，脱姑、换姑、现姑；东边坐的是红毛达子、倭蛮达子、苗蛮达子、反蛮达子、刁里古怪，女中丈夫、疯妈妈子、笑妈妈子、张花、李翠，洗清、卖怪、拉挂、带户、哇打、狄达、滚瓜、料熟，余贝、秦与理、蒋情、蒋礼、蒋软、蒋硬；西边坐的是饒食精、白军师、抓守备、哈里糊图、会讨好、富家郎、混过去、殷发、杨遣、庄麻龙子、庄麻虎子、巴高、巴杰、看财童子，跔子在下奉陪。

众人在席上说起饒王的告示，早有东边席上海外天子的旧臣魏可好说道：“在下亦在食上讲究，故自称哺啜山人。有哺啜诗四首，待在下念出，望诸公改削，改削。”于是，高声读道：

### 其一梦食

阳台梦里盛筵开，满汉仙肴次第排。酒海层层今始见，肉林叠叠莫疑猜。龙肝凤髓馨香远，兔舌猩唇美味来。切恨邻鸡催唱早，叫人佳味尚盈腮。

### 其二足食

一生从未似今朝，满贯喉咙尽酒肴。腹内蓬松须缓步，胸中饱闷莫弯腰。老年逢此焉能化，脾胃难容不易消。试问华筵谁是主，石崇王恺共相交。

### 其三传示

敕封吃食号饕王，饭袋仍携一酒囊。若遇人多休啃骨，每逢事急且浇汤。三荤入口无同味，七簋充肠有异香。溅齿何须嫌箸速，堆盘满盏一齐光。

### 其四会食

今朝相会众饕尊，应是天宫降下神。盛席宁忧肴菲薄，华筵最喜酒清醇。吃惊海内烹庖客，惊走城中鄙吝人。我欲回头生八臂，汤肴酒果一齐吞。

魏可好读完，众人齐声说道：“不意中原。海外有此二人，可谓天生一对，地长一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大家正在此说笑，忽报圣旨到了。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三十一回 封诸官赐尊三教 款各国宴待群臣

词曰：

碰鼻子转弯，关门不落闩，进退两难。仗着脸上皮酣，靠水吃水，靠山吃山。没相干，包你万安。

且说饕王与众人在黑漆衙门饮太平宴，论饕劳谱，忽见腊君差石个个儿。阮一张前来假传圣旨。众人摆了香案，一齐跪下。原来是三教、三蛮等人班师回国，一同封赏。

众人大喜，当下料理人马，一齐动身。非止一日，到了离京。早有腊君、海外天子、猛古儿与穷文富武迎接，悬天上帝与众神仙参见了腊君，便将征战之事细细奏了一遍。又奏说猛古儿与公主大罗儿有姻缘之份，石个个儿与赛小伙有夫妇之缘，求陛下做主。腊君准奏，即日

敕封：三十三天大模大样掌管花花世界逼上红尘思衣得衣思食得食神通广大变化多端立时富贵过眼繁华悬天上帝；

敕封：普天世界无边无岸眼横四海目下无人心有天高命如纸薄惊天动地移星换斗脱空祖师；

敕封：自尊自贵人抬人高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千家供养万灶生烟掌管炎凉世界锦绣江山都抗囊菩萨；

敕封：三界五岳一尘不染欢天喜地自在逍遥安分守己情理道德快活似神仙

；

敕封：无影无形天花乱坠袖里机关手中奥妙佛眼神仙；

敕封：有情有义无拘无束浮云仙童、流水仙童；

敕封：变化风云气色神通不尽大道巧里机关廖道士、坐台点将扁道士、清清秀俊道士、风风洒洒疯道士、好吃螺蛳二道士、拖身怕动懒道士；

钱建文制作

上一页 目录页

第三十二回 位重跼王名留后代 尊称元宝荣耀当时

诗曰：

枉费姑娘一片心，男儿膝下有黄金。门前扣了高头马，不是亲的也来亲。

且说众人接了圣旨，甚是欢喜，惟有跼子吃了一惊，慌到御前奏道：“男儿无妻不成家，女儿无夫不成室，少年夫妻老年伴。陛下差臣配定无夫无妇之事，臣今日就代他们配合。但是，臣儿石个个小时定过滕姑娘，就是富家郎之女，现有三媒六证，不能再要赛小伙。乞陛下恕臣违旨之罪。”腊君笑道：“这个不妨，富家郎现在受了官职，断没有不遵寡人之命，你今日可就与石个个、赛小伙成亲，等到回家再娶滕姑娘过门。”跼子领命。于是代脱姑配殷发，换姑配杨遣，现姑配抓金豆子，笑妈妈子配庄麻龙子，疯妈妈子配庄麻虎子，洗清配看财童子，卖怪配非非想，张花配阮一张，李翠配秦与理，拉挂配蒋礼，带户配蒋情，哇打配蒋软，狄达配蒋硬，滚瓜配王见，料熟配余贝。奏明圣上，就是当晚成亲。正是：

花对花，柳对柳，姻缘有分听其自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郎才女貌无限恩情。

一宿无话。次日，海外天子带了三蛮并诸臣辞了腊君，回本国去了。悬天上帝亦辞了腊君回仙山去了。此时跼王奉旨还乡，于是来到过君府少不如县一色杏花村，改换门庭。正是：

穷居市口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女中丈夫拜见婆婆混氏，混氏大喜，遂拿了一本三十晚上看历，都没有了日子。不是滕姑娘，是改日不如撞日，好娶滕姑娘过门。原来滕姑娘此刻害姑娘了，吉期已到，新娘不是走上轿的，是抱上轿的，花花轿人抬人。高盐城人家嫁女儿，挨黑进门。此时有许多亲友都在跼王家恭喜吃酒。男客却是混三场、白无耻、密同太、百家货、鲍新鲜、鲍发户、鲍当家、鲍不热、张长子、李矮子、麻巴子、癞皮子、海里混、伏水毛、鬼不答、鬼入泥、鬼念松、贾至诚、贾正经、贾停当、贾在行、贾大老官、贾斯文、贾大方脉、支古今、猛一冲、秧窝子等人。女客是秋娘、王家二姨娘、王月保的妈妈、鬼奶奶、鬼榧子、鬼梅子、庄憨儿、庄相儿、不出房门绣四娘、万人嫌的万奶奶等人。坐了十几

桌。鲍新鲜、贾大方脉说笑道：“新人进了房，媒人跳过墙；媒人不担待，保人不还钱；不做媒人不做保，这个便宜哪块讨。”众人大笑。一夕无话。

次日，跏王祭过祖，这才是强爷娘胜祖宗，仍进京供职，此时众人都要让跏子一马头。跏王星夜赶到离京，腊君就命他保猛古儿回国，让他父子相会。跏王领命，于是保猛古儿在海外过了一年，又保回中国。后来离京天下太平，跏子名传后世。此是扬州佳话，新奇市语，以为诸公一笑云。

敕封：拿龙捉虎鬼哭神号生事有事省事无事自来忠厚南无僧、踪迹不定行脚僧、水面油花淌来僧、出门自作一众僧；

敕封：威镇中原名扬四海百巧千灵一呼百应掌管天下穷文富武火色大将军跏王石不透；

敕封：万国九州掌三才权柄值富贵基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由毫厘以至于万亿至尊至大自作自受猛古儿；

敕封：有钱得生无钱得死寻钱斗聚钱手活财神第一等大老官洒钱公子富家郎；

敕封：掌管皮帐混帐行行状元石个个儿；

敕封：斩将擒王追魂摄魄降英雄伏好汉女中丈夫赛小伙；

敕封：一等会说谎的都元帅世袭青眼侯哈里糊图；

敕封：镇守密州离京交关过渡总兵官世袭穷霸王抓金豆子；

敕封：四方挂角将军，东方挂角将军殷发、南方挂角将军巴高、西方挂角将军杨遣、北方挂角将军巴杰；

敕封：二等大老官裴小心、混过去、庄麻龙子、庄麻虎子；

敕封：海外中原女将军脱姑、换姑、现姑；

敕封：掌管紧火寨孩儿兵塌头判官；

敕封：尽盘将军管理浙东浙西汤水事世袭馋王饕餮食精；

敕封：烟火寨主管理骚子马笑妈妈子、疯妈妈子、洗清、卖怪、张花、李翠、拉挂、带户、哇打、狄达、滚瓜、料熟；

敕封：怕老婆都元帅世袭一等退光侯红毛达子哇番、倭蛮达子哇乌打乌、反蛮达子穆信胡图、苗蛮达子一等哈哈番、刁里古怪；

敕封：叠肚大老官会讨好、王见、余贝、蒋情、蒋礼、蒋软、蒋硬、非非想、阮一张、秦与理、魏可好；

于是三教、三蛮额膝头儿当路走，磕了无限的数珠儿头。腊君又赐筵宴，命殿下腊团儿、国丈应验过、不上相、不雅相、蹊跷、古怪、杨梅广、包人穷、朱太尉陪宴。众人又谢了天恩。正在此吃一看二眼观三，忽见又有圣旨下。众人接了圣旨，原来就是悬天上帝等所奏公主大罗儿与赛小伙之事，命即日

成亲，又命跔王石信将军中无夫无妇之人一一配合。

未知后事如何，一言难尽。

### 第三十二回 位重跔王名留后代 尊称元宝荣耀当时

诗曰：

枉费姑娘一片心，男儿膝下有黄金。门前扣了高头马，不是亲的也来亲。

且说众人接了圣旨，甚是欢喜，惟有跔子吃了一惊，慌到御前奏道：“男儿无妻不成家，女儿无夫不成室，少年夫妻老年伴。陛下差臣配定无夫无妇之事，臣今日就代他们配合。但是，臣儿石个个小时定过滕姑娘，就是富家郎之女，现有三媒六证，不能再要赛小伙。乞陛下恕臣违旨之罪。”腊君笑道：“这个不妨，富家郎现在受了官职，断没有不遵寡人之命，你今日可就与石个个、赛小伙成亲，等到回家再娶滕姑娘过门。”跔子领命。于是代脱姑配殷发，换姑配杨遣，现姑配抓金豆子，笑妈妈子配庄麻龙子，疯妈妈子配庄麻虎子，洗清配看财童子，卖怪配非非想，张花配阮一张，李翠配秦与理，拉挂配蒋礼，带户配蒋情，哇打配蒋软，狄达配蒋硬，滚瓜配王见，料熟配余贝。奏明圣上，就是当晚成亲。正是：

花对花，柳对柳，姻缘有分听其自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郎才女貌无限恩情。

一宿无话。次日，海外天子带了三蛮并诸臣辞了腊君，回本国去了。悬天上帝亦辞了腊君回仙山去了。此时跔王奉旨还乡，于是来到过君府少不如县一色杏花村，改换门庭。正是：

穷居市口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女中丈夫拜见婆婆混氏，混氏大喜，遂拿了一本三十晚上看历，都没有了日子。不是滕姑娘，是改日不如撞日，好娶滕姑娘过门。原来滕姑娘此刻害姑娘了，吉期已到，新娘不是走上轿的，是抱上轿的，花花轿人抬人。高盐城人家嫁女儿，挨黑进门。此时有许多亲友都在跔王家恭喜吃酒。男客却是混三场、白无耻、密同太、百家货、鲍新鲜、鲍发户、鲍当家、鲍不热、张长子、李矮子、麻巴子、癞皮子、海里混、伏水毛、鬼不答、鬼入泥、鬼念松、贾至诚、贾正经、贾停当、贾在行、贾大老官、贾斯文、贾大方脉、支古今、猛一冲、秧窝子等人。女客是秋娘、王家二姨娘、王月保的妈妈、鬼奶奶、鬼榧子、鬼梅子、庄憨儿、庄相儿、不出房门绣四娘、万人嫌的万奶奶等人。坐了十几桌。鲍新鲜、贾大方脉说笑道：“新人进了房，媒人跳过墙；媒人不担待，保人不还钱；不做媒人不保，这个便宜哪块讨。”众人大笑。一夕无话。

次日，跔王祭过祖，这才是强爷娘胜祖宗，仍进京供职，此时众人都要让跔子一马头。跔王星夜赶到离京，腊君就命他保猛古儿回国，让他父子相会。

跼王领命，于是保猛古儿在海外过了一年，又保回中国。后来离京天下太平，跼子名传后世。此是扬州佳话，新奇市语，以为诸公一笑云。